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一年四月第一二二三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pr 2011



- 醉文詩乙輯
- 麗傑施塔姆大街
- 第一母沃羅涅什筆記



目錄

No.123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嚴力	感嘆／野／非人文／我太忙	3
王克難	發現 四首	3
張堃	小詩四首	4
李斐	一月七日龍應台在法拉盛	4
彭國全	雨的一些標點	4
遠方	靜默／畏縮	5
杜風人	茉莉血花的憾歎	5
于中	情近眉睫	5
非馬	日光圍巾 三首	6
銀髮	沒有情人的情人節	6
陳葆珍	那副眼鏡	6
向明	三人行／這樣的一天	7
輕鳴	風暴／移情／神傷	7
夏子	菩提子	7
李雲楓	窺聽 七首	8
冬夢	觀瀑	8
墨紫霞	難以逃避的風雨	8
半瞧	夜色蒼茫	9
謝勳	鐵絲網上的諾言	9
林明理	瑪家鄉的天空 二首	9
張耳	工資條不是詩	10
蔡可風	向瑞雪的祝福	10
達文	秋天的小花 三首	11
秋夢	涉及天空涉及海	11
楊通	贖罪 二首	11
北塔	仙樓洞	12
王露秋	槐花／八月三日兩首	12
柳青青	文字獄／我傷了膝蓋	12
俞昌雄	在一個春日傍	13
冰花	四月無語	13
施漢威	背影	13
依雯	敢問前路	13
包包	蘋果和她的香味 三首	15
伊尹	市政廳	15

心水	十夢九斷腸	15
夏野	無花果／茉莉花／城門開	16
林小東	籠鳥	16
西楠	女代表說／聆聽	16

散文詩乙輯

秀陶	跳樓指南	17
武德忠	喊春天／彝山的春天	17
徐澄泉	一位詩人的農耕願景	18
杜文輝	河流給我以彎曲 二首	18
陳銘華	核變／鴿災	19

譯詩

桑克	第一冊沃羅涅什筆記	21
木也	奧登詩三首	25
馮冬	Edwin Muir 詩兩首	26

評介

桑克	曼傑施塔姆大街	19
向明	陪周公看“未來”	27
馬立鞭	微型詩寫作的兩大美學支柱與 兩大誤區	28
李國七	回歸安寧：對生命 體驗的頓悟與剖析？	31
劉春燕	澄澈空明字如新	30
許慶勝	重新打造外物的形狀	33
劉耀中	美國黑山派詩人鄧肯	34
張堃	來函照登	34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雲南梯田風光

顧問：

紀弦（三藩市）
非馬（芝加哥）
秀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加州）
楊牧（台灣）
張錯（洛杉磯）
羅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聖荷西）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馬炳威（香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杜風人（紐約）
陳耀祖（越南）
西牧（多倫多）
蔡克霖（南京）
塞遙（紐約）
朱彥潤（加州）
資中華（廣東）
謝勳（三藩市）
包包（甘肅）
王克難（爾灣）
林明理（高雄）
伊尹（洛杉磯）

■ 嚴力

感 歎

有時候我沒有敵人
 有時候僅僅是路過了敵人
 有時候我沒有朋友
 有時候不知道我為何物
 有時候自言自語
 但所有的時間裏
 上帝不允許我看著他說話

2010.10

野

那年我用野菜의 性質
 推論了野心之後
 決定嘗嘗鮮
 結果上了癮
 幾年中生了兩個野孩子
 後來他們成立了在野黨
 竟然野進了政府的內閣
 晚年的我
 經常坐在曾經的野外
 回味曾經的野味
 野和不野
 其實都被陽光眷顧
 生活不可能更野

2010.9.

非人文

我在郵箱裏
 刪除各種商業非商業
 人文非人文的電子郵件

什麼是非人文
 我也不很清楚
 但我不小心把痛苦刪除了

留下的都有著非人文的長相

自從痛苦被刪除後
 留下的幸福不知道鏡子在哪兒
 也忘了所有的生活行程
 晚上更是難以入眠
 她拖著我進入“已刪除”的欄目
 用與我上床的條件
 讓我把人文復原了

2010.9.

我太忙

每一次潮流或
 每一屆政權
 壟斷了各個出入口以及
 生命的各種意義之後
 就開始了新的安裝
 你不去嗎？

不去！
 世上不以零件活著的人
 本身就是一架完整的機器
 可以玩自身的零件

不去也是因為
 沒有人必須死於默默無聞
 也沒人必須死於轟轟烈烈

泰山和鴻毛聽上去都像商標
 或者
 泰山聽上去要把你壓進地獄
 而鴻毛聽上去要讓你飄進天堂
 不去！
 我哪兒也不去
 我忙於獨立
 忙於把“不去”編成詞典

2010.10.

■ 王克難

發 現

葉子上的一顆露珠蒸發了
 回響著一枚銀幣
 新又閃亮

蘋果樹也會開出精美的花叢
 皇后的玫瑰高詠
 牡丹畫著鳳凰的舞蹈
 還有那一個 那一個
 要我夢囈般地讚美

夜空中的檸檬

沒有月亮
 檸檬樹上
 街燈下一團渾綠
 赤裸到最高聲
 天，地，無限之間
 單獨
 一個

永遠的加尼福尼亞

歷來向陽光挑戰
 小粉紅花
 山群露著年輕的笑
 一個汽球升起
 高了又高

摩娃玫瑰

香水的要素
 另一表現
 以故事結束
 某種華麗
 某種名氣

■張莖

小詩四首

小 橋

路在前
揚塵在遠方單調不變的景色之後
我無心回憶往事
只有低頭俯看
自己的倒影
怎樣蜿蜒而去

小 徑

許多舊事
淡忘了
連風都不記得
怎樣把蘆葦
吹成深秋

我們一起走過的春天
也早就荒蕪了

小 溪

如果把潺潺的流水聲
聽成低泣嗚咽
你真是浪漫主義唯美派

而我祇是一名
宿命論者
沒有選擇地
日夜奔流

小 雨

你淚眼裡
浮現的一片雨景

■李斐

一月七日龍應台 在法拉盛

蒙《世界日報》盛意邀請新聞界和
文藝界人士，參加龍應台《一九四九
大江大海》新書座談會，後寫。

那個有男子胸襟似漢子磊落
纖巧心靈而坦蕩的善女子
竟然把鐘錶內部乾坤
扭轉停擺在一九四九
江海的波濤那一天在法拉盛
幻化片片飄雪我若觸目紅塵的清涼
世事的煙幕洞破被一枝銳筆
人間爭端白紙黑字從容說理
錯誤的時辰錯誤的國度背負
生命的誕生中國人難道也有原罪乎
請問主政者主持江山為何只沉不浮
江海浪潮衝向美麗島嶼倖存民族元氣
勝利者有醜惡面孔失敗者有悲壯尊嚴
感謝那向上蒼朝拜心香一柱
裊裊的馨香穿越年代黃土黑土后土
慰撫了在座的心靈遠道的亡靈
期待五年後重臨拭目新章
國事世事善女子有識再傳心事

2011年1月11日紐約

是一場室內樂
正悠悠響起
雲與霧的二重奏
我側耳傾聽
在潮濕的聽覺裡
竟溢出了
你帶著寒意的嘆息

2011年寄自北加州

■彭國全

雨的一些標點

雨
不著一字，盡得風流

一、
一錦囊雨雲 傾倒
一下地即吐出芽
這豆子個性的逗號
還分出頓號 分號等
表現出種子極強的生命力
忙著給天地一氣呵成的鴻篇
點 點 點 點 點 斷句

二、
水面打起一個個水泡
都是小圓圈句號
表明水的詩行
以一浪一浪的短句見著
且可圈可點

三、
不是猜
“千條線 萬條線
落下地面看不見”
那個謎語

滿天的破折號
自上而下
要轉折什麼呢
天書上的意思
是給草木一個轉機
從枯萎走向蓬勃

四、
雨收了 雲散了
屋簷滴 滴 滴 挂著
一串省略號
意猶未盡

2011年寄自紐約

■遠方

靜物

兩張靠背椅
懶散地擺放在後院
冬日柔和的陽光
從一早開始
便認真打量每一根線條
摩挲每一個細節
等待
是偽命題
你可看清了
那只是個姿態
為了讓你
離開前再看一眼

畏縮

我畏縮
在時間隧道入口
一如在美酒美女前
我每每選擇逃脫
我怕
怕穿越之後
怕一陣暈眩的後果
也許你並不明白
也不需要明白
卻該還記得
那曾經的天機洩露
那不可逆轉的還原反應
我怕
怕那雙眼睛
怕那面鏡子的意外
雖然我早已覺察
在某個角落某個深處
有那原始的躁動
作不屈不撓的投訴
無人理會

■杜風人

茉莉血花的憾歎

在古曆新舊年囂塵的岔路 橫躺
一條波濤洶湧的尼羅河

河畔大漠上突兀的戈壁腰坡
一如作壁上觀 曲肱躺著的木乃伊
靜觀 一座亙古悠悠的金字塔
在古文明與後現代
在陸沉與崛起之間
載沉載浮地顛簸掙扎

遠方傳來北非蕞爾的突尼斯
那一朵茉莉風采的火花
讓世人睽睽目睹 一枚生命的火種
播種在阿拉伯的沙漠上 茁出
欣欣向榮偏向燎原之星花

我聞香伏案用仙人掌書寫悲情的歷史
一朵花非花孤芳的孤絕淒美
正在此時刻 另一悲慘的時空下
利比亞山寨狂夫的卡扎菲用軍機坦克
直升機 陸空兩路射殺自己的同胞
殘酷地反射出 永不陸沉的埃及金字塔
塔尖上綻放一朵很不木乃伊 鬆繃在開羅
解放廣場上歡呼軍人良心的愛情花
人民供養的埃及軍人的槍桿子
不槍殺自己的人民
因為人民不是敵人

也正是這個時候 漏網的紙刊上
我閱讀到余光中老師* 一首
如果遠方有戰爭 反思諍言的一段詩
遠方的革命
中國人應該掩耳
還是慚愧地傾聽
應該掩鼻 還是呼吸
那些揮之不去的期望

尼羅河到黃河有多遠

■于中

情近眉睫

這一日何必等待
情早已近
已近在眉睫
其實早已看穿
邱比特的那一箭
會射向哪兩顆心
或哪兩個人
而您
卻在燈火闌珊處
蒙蔽著自己的眼睛
讓愛神的影子
在日間投射
在晚上形隨
在情人的眼裡
畫上記號
畫成眉睫

2/11/11 寫於休士頓

我不知道 只知道杯中
正獨釣 一竿救贖的餌

上釣的是一朵孤獨焚燒的茉莉花
火花中 我發現自己的獨裁
在寫作漂島中自我主宰的梟雄
卻是詩的奴隸
在中華的經典良知跟前兒
我願做余光中大師的走狗

Feb. 24-2011

*1968年，在未進大學以前，我參加了台北金華街耕莘文教院由喻麗清秘書主持的“寫作班”。余光中老師教現代詩，張秀亞老師教散文，林纓老師教小說翻譯，班長是何凡林海音的女兒。余光中老師選了我一首越戰的詩：〈美軍腳下的啤酒罐〉在結業典禮上朗誦。人生一晃，已接近半個世紀。

■非馬

日光圍巾

突然
光禿禿的
樹
停止了
嗦嗦的抖動
有鳥聲自遠而近
龜縮的脖子
一個個
挺
直
伸
長

頓時我知道
就是這樣的一條圍巾
在那個寒冷的冬天
讓老莫的眼睛
迸出了火花
把巴黎灰暗的天空
渲染成
萬紫千紅

附注：

1. 南方友人來信說：今天我這裏風和日麗，你那邊還是冰天雪地吧，要不要我剪一匹陽光給你當圍巾？
2. 畫家莫迪里阿尼(Amedeo Modigliani, 1884-1920) 以擅畫有優美頎長脖子的畫像聞名於世。

百元大鈔的答案

在當今的社會考卷上
他相信
這是唯一的
正確答案

■銀髮

沒有情人的 情人節

想起
情人一樣美味的一杯
越南咖啡

真想破戒
重燃
一根過癮的美國香煙

沒有情人的
情人節
當然寂寞

就算買了
提早開在電腦上的一束玫瑰
送給誰？

2011-2-25

附注：聽說青島有一位中學生在
考卷上貼了一張百元大鈔作答。

金字塔

—— 2011 年埃及革命

喝地一聲
他們合力向天舉起
三百多個年輕的身體
在十八天之內
赤手空拳
建造了一座
更高更輝煌的
奇跡

■陳葆珍

那副眼鏡

你蠟黃的臉上
戴著一副眼鏡
是否在查閱
這 94 年的人生路
是否想看清
向你逼近的奈何橋
啊！黃泉路
森森渺渺
你有眼鏡卻緊閉雙眼
怎上得那九重霄呀
啊！那天界
浩浩杳杳
我在靈前把你呼喚
可你
怎麼不睜開雙眼
把我瞧一瞧
怎麼不舉起雙手
向我招一招
哥哥呀
那邊有侄女嫂子
把你迎候
走慢點
路太陡啊
哥哥
小心走好

2011 年 1 月 8 日于費城殯儀館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
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陳麗華	\$100
不鏽鋼	\$75
王克難	\$300
黃美之	\$100
伊梨	\$50

感謝 **支持**

■向明

三人行

他在南方擁抱飽滿的陽光
你在北方融入白淨的雪原
留下赤道上的那個人
享受整生的偶雨時晴

走在一起時
曾經像一群抬頭挺胸的企鵝
苦難圈在一堆時
團結得像一條手牽手的鐵鍊

結果，正如卞夫卡說的
“我處身灰暗
猶如一撮灰燼”
慾火擠壓在真空與萬有之中

這樣的一天

清早，庭前滿地都是紅過的杜鵑
早報上赫見
突尼西亞傳出茉莉花革命
埃及總統已被自由的怒火灼身

印尼高速銷毀熱帶雨林
遍地改種高經濟作物——椰子林
澳洲也四處洪水泛濫，且
暗藏鱷魚毒蛇與為害的昆蟲

網絡上，有變形正義者
在作人肉搜索。我的緊鄰
啃老族的兒子索錢不遂殺死母親
老父親持鐵錘柴刀隨時殺子償命

眼睛說“好累呵！”
心靈說“好沉重。”
老妻說“這世界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小外孫仍在努力學“街舞”強身

2011/1/16 台北

■輕鳴

風景

身後
鏡子裡的煙雲
飄個不停
她
站在我的面前
一動不動
盯著我的眼睛
瞳孔內的草木已是深秋

移情

極光劃破大氣的凝滯
厚重的冰原催化斑斕的夢
山口吐露的傷痕道道直通深淵
朝陽掙脫黑夜的襁褓搶地呼天

陸離孤立的石柱啊
你，失去了廟堂的趣味
失去了已往的自豪，徹底
陶醉於眼前的無情無限

神傷

醒來，躺在席夢思上
抹去眼中的清晨
追思昨夜遭遇的那伙兒花蜘蛛
畫腳指手，優美地清理無頭的意緒
商討重新制定網管的法令

朝對面牆上的鏡子望去
只見白骨輕盈地舞著齊整的秧歌
伴著爵士樂打擊的沉重
河床乾枯跑著一道肥厚的腳印
直奔數萬年前西北莽林的蔥郁

■夏子

菩提子

三十年的困頓
堆疊成你今夜的文字
那收藏在匣子裏
已死了千萬日的
昨日

轉了又轉……再轉
順逆的迴旋
千迴百轉
可轉得動無常不變的法輪
可轉得動他眼瞳裏
最冷峻的注視

但你聽見我嗎
知音如我
回以空谷裏最寂靜的
聲音……

靈魂沉睡的榻上
還長眠著一粒種子
等待你——
自性如菩提的
甦醒

隨意翻閱枕邊的畫冊
巨齒刺穿象限平面的束縛
石牙謙和地躺在時髦的博物館內
魂失魄落的柱石橫四豎十疲軟在地
期盼復活節到來時的挺立

屋頂突然崩塌，人影恍惚
面具後整容的臉孔一副無辜
暗藏著古老而又現代的原形
大獄無牆，插翅難逃精神囚犯
黃風黑雨魂滌靈蕩，荒野空寂

■李雲楓

窺聽

咱們去跳舞吧，鬼對鳥說
那隻鳥是綠色的
我躲在房間中，豎起雙耳傾聽
我不能去，鳥說，那個人還有三天
就要死了
我要留在他的窗外
好吧，鬼說，那我們三天後再去

愛

你知道怎麼去愛一個人嗎？你說
就是殺死他
讓他的靈魂和你的罪惡終生相依

悲傷

一個穿黑衣服的鬼在敲鐘
一下 兩下 三下
四下 五下
六下 七下
八下
九下
一晚上都沒停

夢境 1

今天我去接你，在車站的餐廳
我們一起喝蔬菜湯
你喜歡綠色的食物，我也喜歡
你說要下雨了，還有三個小時
正好是我們回家的時間
我們還來的及，你站在我的湯中說

■冬夢

觀瀑

- 1
滔滔不絕的演說家
聽得
頑石紛紛點頭
- 2
長期壓抑
面對我
心事非訴不可
- 3
淚如泉湧
傷心處
與天地對話

2011年寄自香港

夢境 2

死亡多麼小，像一粒黑色的鈕扣
整個房間都被它們鋪滿了

夢境 5

我一轉身就從懸崖上墜落了
我在空中聽到了火車的聲音
裏面坐滿了穿黑衣服的人
他們從車窗探出頭來 說
快看，那個人正在飛

恐懼

我見過你，在我出生那年
我對鏡子說

2011年寄自北京

遊蕩
飄忽不定的靈魂
枕上一面枯葉
把乾枝
想像成林蔭的景象

泛黃的記憶
只是罈拎不起來的陳釀
滿懷的憂傷
被我倒掛在枝上

昨夜
是誰敲打著我的百葉窗
掩簾的悽楚
時刻提醒著我的殤
覆蓋在
長白山的積雪
被男子的胸膛捂熱
涓涓流淌

奔跑
在加速中
找不到出口
吶喊只會使
心底的魔鬼蹦出
幻化成天使的模樣
畏懼
不能說明什麼
只能是自我的一種情感糾葛

我終於把想像
刻在了牆上
試愛爐中的火
一閃閃地
並未灼傷我臉龐
我也如願地把你
刻在心上
只是
古老的鐘
還沒在十二點敲響

2011年1月寄自河南開封

■墨紫霞

難以逃避的風雨

■ 半 瞠

夜色蒼茫

眼疾 已成為一個陰謀
每天都在暗中 顛覆光明
我雖然 不需要霓虹燈陪伴
但並未放棄
迎接日出的權利

面對大搖大擺的過客
和 龍行鼠竄的車流
目空一切而不會避讓
——這是我的病歷記錄
也是命運無可逃遁的選擇
感謝每座擁擠的城市
留出時斷時續的盲道
儘管前途支離破碎
我臉上的自信 始終完整

幽居嶺南 上帝常來串門
我故作高深的思考
果然惹他發笑
唯有溢出酒香的詩卷
可封存他的輕狂
我枕月而眠
床前秋霜一地
李白的醉影
在瀟灑中零亂

我乘著酒興走進唐宋
竟托起明月直上九霄
今古情懷 同在星空浩瀚
人神共夢 夜色蒼茫深沉
東風攜西風 吹散我飛天之鬢髮
古琴引鋼琴 合奏出乾坤大意象

晚風收藏了天籟神曲
晨光又瀉下花香鳥鳴

名字與諾言
競相攀附
在街角的鐵絲網
圍欄上呢喃

蜂巢也似的官位
正在玩大風吹
唱票的激情過後
網目還原
一身的寧靜

隔著電視
畫面裡的故鄉，此時
街道上擴音器
裹著糖衣
叫賣印象和感情

在那裏，諾言也寫滿了天邊
垂涎的顏色
心中只有一攤夢想：
暈染那一片有限的天空

口水升溫的颱風季
過境，晴空撥開雲霧
再次收拾起
原來的面目

我開始整理落滿黃塵的書架
重新耕種讓時間荒蕪的文字
季節從昏暗的生命中 蘇醒
我滿眼都是黑油油的土地
日子交給二十四節氣安排
收穫不再是無家可歸的鄉愁
渾濁的淚水已化作春雨
滴嗒滴嗒的田園牧歌
成了我語音手機的彩鈴
上帝應該熟悉
這是誰的來電

■ 謝 勳

鐵絲網上的諾言

■ 林 明 理

當時間與地點都變了

誰在我山花牆下
用盡全身的每一個毛孔
在呼喚我？在那低密而
濃蔭的樹林中，是誰來回地走動

他用凝眸在我露臺上刻了一道痕
在潮濕的小徑上
用焦慮的雙手
呵著氣，突然攤一攤手離去
讓我匍伏的靈魂更接近天空

我百思不得其解，猜不出
那無言的字語
如今，一切都還是那樣熟悉
我看到的的世界依然閃動
而你在窗外，猶如在另一個世界裡

一個古老的小屋內有一盞燈
屋外響著一個不眠的步履聲
一顆星在深秋的夜空流浪

瑪家鄉的天空

陽光正落在傾斜的綠坡。
我的記憶更加閃爍
但沒深鎖。

瑪家鄉。霧氣在谷裡
徘徊聚合。一個靦腆的小孩
在老樹旁玩耍
另一個戲弄著溪流。

我的愛，潛然如松。
看，一隻山鷹，獵起半空。
叼走了什麼？

2011.2.21 寄自高雄

■張耳

工資條不是詩

人員編號	219
姓名	某某某
職務工資	2733 元
伙食補貼	90 元
書報費	120 元
洗理費	20 元
職工副補	10 元
住房補貼	130 元
生活補貼	105 元
工齡工資	39 元
其他補貼	0
回民補貼	0
適當補貼	190 元
職務補貼	1310 元
生活費	220 元
效益津貼	400 元
津貼	200 元
電話費	80 元
浮動補貼	160 元
生活津貼	800 元
應發合計	6607 元
扣款合計	0
實發合計	6607 元
發款時間	2005 年 9 月
另外：	
護理費	100 元
交通費	150 元
特殊貢獻獎	100 元
(本月稿費	300 元)

“算算多少種補貼
多少種多少種津貼
職務貼，生活貼
適當與不適當，津貼和補貼
有什麼區別？
你得總結總結這種混亂

總結了才是詩
光列出來不行”，我爸說。
(我爸是馬克思主義宏觀經濟學家，
主攻所有制和勞動者個人自由問題)
是啊，職工副補 10 元是什麼時候？
補貼，津貼，費的定義如何？
39 年工齡的 39 塊錢可以
在隆福寺小吃店
大吃兩頓，內含酒水
機關理髮師刮臉剃頭只收 3 元
房子內部買下了，物業由機關支付
公費醫療(包括手術，住院，藥費
和醫生診費)
坐車離休證，公園博物館離休證
(紅彤彤地一晃)
地鐵也是，外地也是，連臺北
都按證兒放行
社會主義好啊
共產黨好！(這是我的心裏話)
“有”產階級革命現實主義
這難道不是詩嗎？
最新、最美的中國月亮

不是嗎？
五年、十年、二十年改革開放
不可預計的旅程疊加出長長的工資條
像小腸蠕動，將養分充分吸收：
(歷史不發邏輯學
所以計劃經濟總像個棄婦
眼淚汪汪，撲騰著沉重的翅膀：
說革命情操
不如說既得利益
說起飛維艱
不如說老母雞
坐孵自己兩腿肥膘)
歷史也不光寫在史書上
就像詩不是年終總結、心得體會
或者論文分析——

我們變老
(再過三十五年也就八十了
我父母現在的年齡)

■蔡可風

向瑞雪的祝福

你 繼續在
八重天上的白雲
在我欲乘風歸去之前
讓風 攜同你 伴我
裁剪成一片片
片片儘雕琢成六出的玲瓏
飄 飄 飄灑向人間
許一個共同的 夢
聚集成素白的芬芳
投身入 初春的綠葉叢中
融 溶 拌成
綻放出
茉莉花的春泥
去 催生神州
百草千花的悸動

2011 年 2 月於紐約

漸近於徹底無序的終極
唯有這碗鐵飯每人每月
6607 元人民幣，外加零頭
(比美國中產階級的零花錢多得多，
而且
待這本詩集出版時，人民幣迅速升
值，國力百倍
更多獎金會有的，津貼補助會有的)
民情、人情
像家一樣亂哄哄，無條理
卻細膩更詩意盎然
鐵定不變
進而坦蕩蕩
這讓大家寬心的工資條

*“麵包會有的，牛奶會有的”，電影
《列寧在十月》革命衛士瓦西裏的話真的
實現了！40 年前聽著像詩，如醉如流，
讓人忘了每月二兩油的日子。

■ 達文

秋天的小花

1.

秋天的小花
鋪滿地面

默默的紫色的風
把憂傷吹到天邊

2.

彷彿無形的雨
你們把光線融鑄成形

千萬隻蜷伏的小鳥
我期待你們無聲的歌

3.

一朵花蕾在風霜中顫抖
無數朵花蕾
綻開在風霜的顫慄中

你們的唇舌吻著黎明
吮吸微涼的黑暗

“晚詞”之一

我無法阻止
夕陽的影子
把起伏了整天的微笑
覆蓋成寂寞

我更無法阻止
夜幕一樣重新潮湧的
溫暖的孤獨

哦 久違的黑暗之海
醞釀我們飽和的睡眠

■ 秋夢

因為我們是鳥
所以涉及
天空

涉及，所謂形象
顏色的
美

其實
樹是最實際的

天堂。只是
一種奢望

因為我們是魚
所以涉及
海

涉及。所謂幻象
海市蜃樓的
玄秘

其實
珊瑚是最理想的

龍宮。不過是
一個夢想

2011.3.11 寄自越南

“晚詞”之二

當燈光
從最後一個視窗熄滅後
天穹的界限模糊了

安魂的風
沿著山背
靜止成為隱約的城堡

涉及天空涉及海

■ 楊通

贖罪

昨天夜裏，我夢見我把一個人弄丟了
那是我愛裏最鍾情的一部份
我問風。風說：罪人
你不該有夢

病痛與傷痛，浸淫在歲月的關節處
我失去了旅途中的擋風玻璃，世事的悲傷
一覽無餘

塵埃起，鳥羽亂，我在情書上練就的一手好字
被攆成了求藥無門的處方

雨中有鶴唳。我把一朵花的美交給了風
我丟了的那個人，在最遠的遠方，舉杯
邀明月，起舞弄清影

我與生俱來的罪孽，再一次含苞欲放
把手伸出夢外，不敢去撿取折騰命運的良藥
我醒來，只願迎風流淚
不敢擅自說話

想到最浪漫的事……

當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
如何用更多的好心情去熱愛那些迎面
而來、轉瞬即逝的美

夏天太熱，我們怕；冬天太冷，我們怕；
春天太短，我們怕；秋天太快，我們怕
當我們無所謂生死之後，而人生
不再輪回

親愛的，那就把兒女們交給芬芳的未來
在有生之年，我們在月光上並坐
酒與燭，交給愛情的蕩漾
愛人，忘掉白日夢
讓花香的衰老
一墜到底

2011年寄自四川

■北塔

仙樓洞

請剝去我戲弄清水的手
請砍掉我佔用鞋子的腳
擊沉我腦海中的萬噸巨輪
趕走我心房中希望的小貓

只有一條鐵皮船，像一支筆
沿著光滑的水面，緩緩行進
像催產婦手中發紅的剪刀
挑開從未見過陽光的胞衣

用充血的笑聲填塞這洞穴！
誰也不必害怕翻船落水
荒禿的山嶺像老牛的乳房
乾癟而低落，像失戀者的情緒

我只要一路堅持刻寫
就能到達那深藏於黑暗中的
神秘境界。而在我的詩篇
照不亮的地方，全是醜陋！

那在等待中完美的石頭
像天宮裏的仙子，不會被水流
輕易沖走。被關閉的怪想奇思
透明得猶如青春的肉體！

一萬年才生長一毫米！
一小時就看完無窮的歲月！
被變幻莫測的雲層誘使著
老態龍鍾的時間流出一滴！

哪怕只是一秒鐘的靜止
也是永恆！不是我們厭倦了
運動，而是我們不能再運動！
讓鏡子收留可憐的影子吧！

我將皈依這不可複製的奇跡
我寧願丟失靈魂，不能再生的
靈魂！讓他們出去！讓他們
回去！去爭搶陽光和土地！

2010年寄自北京

■王露秋

槐花

獨步在槐樹的高枝上
鴿子一邊啄食著白花一邊咕咕地叫著
頗有一種安慰的沉味

一樹的槐花恍恍惚惚地開在高處
又真真切切地沿著傾瀉下來的晨光落著
去夏乾枯的豆莢偶爾間或其中

一小片白花飄入我的黑咖啡
給我純粹的清苦調入了一絲絲甜香，
吝嗇地
抿了一口
春天就這樣溶入了我的軀體

04/12/2009

八月三日兩首

之一：將晚

捧著一碗新熬的棒渣兒粥
就著期盼了一天卻終究不堪了了的夕陽
我一口一口喝著這簡單平凡的生之快樂

之後是一杯隔夜茶
清香已去
苦澀已去

心情恰如葉片沉落杯底

之二：是夜

如果痛可以被擠壓出胸臆
如呼喊射離唇舌後翩然而飛

那我不必將身子弓成一個孤絕的問號
朝向夜
朝向那永不復醒的甜美的睡眠

08/03/2009

為了縫補破裂的膝蓋
擬在左右兩邊
各鑽一個孔
然後塞進
小小的內窺鏡
醫生你說膝蓋的裂勢
當瞭如指掌
一切問題都不是問題
醫生
我反而不怎樣樂觀
只恐你將讀到的
全部都是
我在骨甲裏的
歲月留痕
連文字考古學家抓破頭殼
也一籌莫展的
甲骨文

我傷了膝蓋

——遙寄天涯關心我六十
年來不良於行的同胞

我的左膝蓋沿著
台灣海陔
一分為二打橫裂開
把整座中原城池
嚴重地傾右
天下愈來愈嚴峻不平

時移世易
神經線在我的右腎
發起神經
沿長江黃河直下泛濫
動搖了我的根基國脈
痛得我五內俱焚
七孔烽煙

罷罷罷
內憂外患
我們原同一體
何苦日夜相煎？

2011-02-17 多倫多

■俞昌雄

在一個春日傍晚

在一個春日傍晚，山坡上的桃花
少了一枝，偏遠處有河流
被那個人提起，形同放大的泉眼
在一個春日傍晚，野地裏的生靈
突然間就少掉了一隻
它跑去看日落，結果遇見了來生
在一個春日傍晚，茅屋下的老人
偷偷閉上眼睛，他已離開人世
草兒瘋長，聽得到地底傳來聲音
在一個春日傍晚，我變得很渺小
僅剩一束，歪歪扭扭的光
我從大地返回天空，世界全亮了

2011.2.11

讀拿單·札赫

我不認為以色列是個小國
那個詩人，拿單·札赫也這麼看
在特拉維夫的劇院裏
他取走了舞臺上每一塊被虛擬的土地
但帶不走角色。在黑暗的廊道裏
他喊了一聲，這才掉下一滴淚
在整個巴勒斯坦地區
在弧形的遺骨和廢舊的木樁上
在那片失落的大陸
拿單·札赫用楔形文字把自己
標注在太陽底下。而太陽
多麼簡單，它掠過以色列時也幾乎
照亮了流血拼命的戰場
我看見拿單·札赫持燭的手上
刻著一個深夜，舊事物在
深陷，歷史也是，那些窟窿
即將要帶走細碎的火星
拿單·札赫挪動著笨拙的身體
他知道很多東西都擋住了
光明，但詩沒有
他在那些文字中被一次次保留下來

■冰花

四月無語

春風 把泥土吹鬆
回憶 如樹 立在街旁

魯莽的風
變為昨天的月影
沉默的雨
成為今日的陽光

小鳥經過 沒有停留
枝葉的目光 飛翔

一樹的粉紅走近
愛情的嫩綠漸遠
淚水衝刷的車窗
滑出誤區的邊緣

完美的天空如鏡
鏡下 穿行花叢
四月該開的花 都已綻放
一路有花香 無語無聲

2011年於馬里蘭

以至於今天，我能在危險的
旅途中和其相遇。我想攙扶著他
去認領半個世紀前的那個傍晚
以色列被狠狠壓在地上
他卻站著，他不是一個人
他是那片土地的一部份
每當日落時，大地就多出一份重量
我能深深地感到，在今天
那股力量時刻都將湧出地表
尋找托身之人，在每一個角落
以迎接黑暗，那深不可測的空茫

2011.2.6

微佻的辛勞背影
往往被無知的叛逆
曲讀成石頭

封建遺毒——大男人主義
泛起一道寬闊河床
沒有船，如何擺渡

誤解像慢性惡疾
逐日加深
延續數十寒暑

熟悉的背影
似夜空閃過的電光
消失於歲月的無形

偶爾轉身
滔滔水聲裡
流淌的，全是愛的微波

24.2 2011 越南

■依雯

辛卯年
新願望
新兆頭
一個“新”字
抽靈籤

敢問前路

卜聖卦
問過明白
籤聖卦定
笑或淚別後悔去面對
敢問前路？如何
閉上雙眼
緊合雙手
事業？財運？感情？
且都不是關連
健康
才是真正的
重視

2011/2/25 寄自越南

■施漢威 背影

■朱鎮西

操 練

我去拜訪女巫

她躺在花園的石頭上

白色的陽光

白色的

如荒涼的沙漠正在吞噬她的床單

白色的手指

白色透明的臉和她白色刺人的鼻子

還有

她創造的綴滿枝頭慘白色的小花

—— 一片片卷起的舌頭

一個白色的孩子閃過

死寂

寒冷

如同盛夏的一個雪場

我悄悄離開

哦 女巫在操練

在死亡

她也難

有 人

有人在石頭上播種

有人迷失在家們前的大樹下

有人戴著不祥的花冠

小小的屋

藍寶石的牆

天使

在門後啜泣

正午走進了黑暗

■季絨

路邊的野花

別擔心

我只採你的神韻

不掐你的頭

別發愁

我只碰你的寂寞

不動你的自由

08/23/2010

鏡中花

它想用它的光

去攝取你的光

而你的光芒

只屬暗夜

它準確地呈現了

你的色彩和形狀

卻抓不住

你的姿態和層次

啊 還有

你獨屬鼻息間的體香

令它如此陶醉

這一次

距離成了表現的大敵

而想像

也有無法到達的地方

07/07/2010

颶風伏隱在草尖

誰能逃脫

——命定的網

2010年寄自湖南

■莫云

很久很久以前

他們說：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當災難來襲時

地震殘暴地掀開大地的傷口

土石流無情淹沒橋梁道路

海嘯襲捲了無數無辜的生命

颶風吹垮安心安居的家園房屋

當災難來襲

戰火燒燬了五內如焚的人性

輻射塵和火山灰全方位恐嚇著

飽受驚嚇的靈魂

這東方西方骨牌連鎖鎖翻覆的命運

一如南極北極加速暖化的災厄

任誰也無法倖免——

很久很久以後

你終究明白

這傷痕累累的地球啊

就是我們你們與他們

共同的家

2011年寄自台北

■月滿西樓

河流溫度計的刻度呈螺旋迴升

春風忙著在大地上佈置花事

睜開惺忪的睡眠

我舉起翅膀，從田埂起飛

陽光面容慈祥，輕易就原諒

我在雪被下的慵懶。淚水和疼痛

在明亮起來的春色裏已不值得一提

活著，勝過萬千修辭

小草四處畫下星座

迎春花撐開油紙傘

褪掉枯黃的舊皮囊，換上春衫霓裳

我要讓身體內外一新再新

溫暖滲入血管

我努力拔節，一寸寸靠向高處的蔚藍

懷揣分藥之心

抱緊善良的春天，洇染十萬畝青翠

返青

■包苞

蘋果和她的香味

一顆蘋果熟睡，她的香味醒著。

她從蘋果中縱身躍下，並沒有驚醒
身邊的事物。

借著屋內柔和的光線，她竟然跳起
《天鵝湖》。

她的倒影滑動在潔淨的桌面，真有點
天鵝的韻味。

她踮腳，旋轉，挺胸，又回頭。

唉，只要是舞臺，大與小又有什麼區別呢？
那怕是一隻咖啡杯的口沿，那怕是
咖啡杯裏鍍銀的湯勺，都只能使她的
舞姿更精彩。

當她借助窗簾的流蘇躍上窗臺，那個蘋果
還正在和雕花的果盤一起熟睡呢。

只是當她透過窗玻璃向外張望時，街道上
密密麻麻的行人嚇得她捂住了眼睛
但她很快又恢復了鎮定。也許是累了，
也許口渴

她對著玻璃攏了攏自己的頭髮，就
順著沙發的靠背滑了下來。

沙發略微的凹陷讓她想起了主人。她隨手
拿起扶手上的遙控器，打開了電視
電視並不好看。新聞是假的。廣告
是假的。電視劇是假的。足球比賽是
假的。假的！假的！假的！

她甚至懷疑自己的主人每天對著電視
流眼淚也是假的

看著看著，她也睡著了。

一顆蘋果在雕花的果盤熟睡，她的香味
卻在另一個地方。

要吃掉蘋果的人知道嗎？

打火機

我是一個打火機，睡覺都睜著眼睛。

■伊尹

市政廳

落日餘輝罩住整個市政廳

金碧輝煌的建築物

周六下午的門緊緊閉著

前面公園有一個露宿者在酣睡

上前一點還有一個

再上前一點

還有一個

再向前走吧

應該還有不只一個

我的火焰並不是來自于相互善意的
摩擦，也不來源於心靈的碰撞。
我的火焰是現成的。只要領導掏出
香煙，我就得“彭”地騰出火焰。
火焰要適度，火焰要優雅，火焰還要及時
我知道總有一天，我的火焰會燃盡。
但我還得主動、積極。
因為，在我的身邊，還有那麼多的
打火機在等著去點煙。
因為，我不及時地騰出火焰，他們
就會把我丟在一邊。

落葉

樹葉落下來就後悔了，這怨不得秋風。

花朵為了果實才姪紫嫣紅，可樹葉
看得慣嗎？

要做旗幟，就得被風吹著，可樹葉
受得了嗎？

水在流走前都閃著金光，可這也是誘
惑啊，樹葉抗拒得了嗎？

2011年寄自甘肅

■心水

十夢九斷腸

四分一世紀長遠等待

您才將冰冷的容顏

從夢境中飄浮眼前

忍不住的淚珠

滴濕了枕套

翌晨驚覺夜來腸早斷

本來苦苦追憶陳年往事

隨著歲月奔流了無痕

您是掛在客廳牆壁的風景

定省晨昏已變成向您凝望

您走了那麼久以後

我總想將牽掛託夢傳達

那年元旦臺北祭祖大典上

驟見您踩雲踏霧走

驚醒才知是太虛幻象

歡欣趕廟會的魂魄栩栩如生

陰陽道阻擋了去路

瘋狂呼喚也難令您回首

淡淡愁眉像秋日濛濛空宇

心有掛礙皆因

夜來幽夢往往是斷腸

想著慈親三月冥誕將臨

或因我多年深深思念

上達天庭下通黃泉

憐我才夢中騰雲來相會

2011年2月17日於墨爾本

■夏野

無花果

藏在心中
花的笑
有愛。有恨。有夢
虛無漫遊
用夜，啣噬片片葉莖
光點封滅
黑與白
春風衰落無蹤跡

茉莉花

花花花……飛
茉莉花飛
紅旗飛

山飛
水飛
石頭飛

腳步飛
手抓緊黎明氣喘飛
不可思議的魅力飛

月亮牽著太陽鼻子飛
饑餓舉著黑暗迅速飛
吟詠多麼深沉充盈飛

城門開

——借北島畫之題

開城門
你從死亡窟窿裡爬出
河蟹蜃邊滴血
大風吹過。一堆火。一堆骨。
漂亮手勢一個個
粉飾節日盛裝

■林小東

籠 鳥

鑲花邊的籠
會唱歌的鳥
婉轉叫聲
叫醒黎明
叫開主人笑靨
叫來餐餐溫飽
叫得太陽也疑惑
問：
你養尊處優
不再想念藍天嗎

鳥兒刷刷翼毛
答：
奇怪，肚子飽了
籠內籠外
怎麼看見天空一樣
藍

2011/02/27 越南

千萬朵紅的花黃的花白的花……
天空飛翔
活見鬼。活見鬼。活見鬼。
鬼哭狼嚎。狼嚎鬼哭。
鬼哭的長。狼嚎的久。
是誰？春寒凍雨中顫慄？

春寒風也寒。死亡拉著哭喪棒
微笑。遙望結夥逃亡苦難人
塵埃並不陌生天天面對
像大小饅頭個個再現！
弓下腰，黃沙土滿是血跡
夢影眨眼之間粉碎

2011年3月3日於新澤西

■西楠

女代表說

想說就去說吧
就說女人，你們真該回歸家庭
乾脆再號召：“剩女”都嫁了唄
反正就跟，撿易開罐一回事兒吧？

煽煽情，昇華一下——“哦不，
不如此說，責任便在社會！”
加把勁兒，先把自己摘乾淨嘍
我看你行

總之想說就去說吧，這位女代表
非得在另一群女士跟前展覽
與時俱進的三從四德
誰也攔不住你

你想說就去說吧，這位女士
非得叫另一群女士向又一群
摸不著頭腦的男士發難
誰攔得住你嘛

聆 聽

假使我談到死亡
勿需慌張
就像聆聽生活一樣，聆聽
死亡，像
聆聽聲音和
柔軟的詩章

還是，把話說白了吧
這事兒它也
並不美，但
決不比活著
更悲傷

2011年寄自倫敦

■ 秀陶

跳樓指南

在眾多自力結束生命的方式中，跳樓自有其與眾不同的地方。很多其他的方式，在愁緒如潮的時候，還要煩心地去找尋一段合用的麻繩；或者思索著何處去買木炭，何處去買爐子；如何欺騙醫生才能取得夠量的藥丸等等這些雞毛蒜皮的俗事。而跳樓，只要一鼓作氣地登上一棟夠高的樓房縱身一躍便大功告成。這也是我為什麼從不考慮別的方式，一直就是跳樓最忠實的執行者

然而正如同一切其他嚴重的事情一樣，跳樓也有其應該注意的地方，攪不好不但跳不成功還會弄得遍體鱗傷，甚至於半身殘廢。本人有過兩次半的痛苦經驗，所以自問有資格在這裡嚕嚕嚕嚕

1. 選擇的樓層要夠高，兩三層的不夠，最好能找到五、六層以上。否則生米煮不成熟飯，半生不熟的死亡可不是好玩的

2. 跳之前最好探頭往下看一看，看著地之處有無雜物（自己有過一次跌入垃圾箱的經驗），而親眼見過有人跳落時底層的遮陽篷的反彈乃至粉碎性骨折而鋸掉一條腿。我的另一次失敗的經驗，當然那不能怪我，是一頭栽入剛好經過的一卡

車洋蔥中，砸碎了好幾顆洋蔥，流了一大灘眼淚

3. 時地的選擇，時間最好選在非假日的上午九點到下午五點之間，這個時段上學的上學，上班的上班，閑雜人較少，口頭大表悲戚，而又惡意推測出一大堆尋死的不雅的原因的情形便可避免。地點當然是盡量離開鬧市，用意當然也是滿街遊蕩的無事生非的閑人也少

4. 主意拿定之後，不要猶疑，爬上牆頭就馬上一躍，千萬不要在牆頭徘徊。現在大凡警察局，消防隊以及一大堆所謂社會工作者都有口齒伶俐的專門人材，在尋死、劫持、盤據以及恐怖份子執槍逞強時，專司說服的工作。他可以又點香煙又奉上咖啡的花言巧語地說服你，使得你悻悻然地爬下牆頭，滿街看不成熟鬧的爺們大吐口水，直呼不過癮。而你也躲在家中半年不敢上街。也成了我那終身遺憾的半次跳樓

5. 要是你一閉眼便能看到一兩個人會為你的死而傷心的話，那你最好不要去跳

只有當你像秀陶一樣，一世孤魂野鬼，一生鬼厭神憎，年紀活了一把，又一事無成，活著便是一個大浪費，要是你也是這樣，那麼去跳吧

Feb. 2011 L. A.

■ 武德忠

喊春天

大片大片的桃花繪出春天的彩雲，綻放在古老的大地上，鮮亮醒目，映襯了 5000 年的風雨滄桑。

一片片桃花都是吶喊的嘴唇，它們踮起腳尖，喊出了風，喊出了東方的太陽。

它們一朵一朵地喊，敞開喉嚨地喊，喊了 90 載地喊，喊出了春天。

桃花從祖國的泥土裏來，它們也是大地粉紅的兒女，經過根系和枝幹的萬里長征，來到 90 年後的樹梢，舉著雙手，昂著頭，對著藍天喊，對著遠方和人民喊，喊破身子地喊。

喊著喊著，自己也變成了一片，春天的彩雲。

彝山的春天

彝山的春天，從一棵火紅桃花開始。一朵桃花是春天的馬蹄，踏出了春的芳香；一朵桃花是春天的耳朵，聽到了春的激情；一朵桃花是春天的嘴巴，喊出了春的暖，一朵桃花是春天的眼睛，點亮了春的絢爛；一朵桃花是春天的臉蛋，秀出了青春的氣息。90 朵桃花排列，就是：彝山的春天！

每一支桃花都是彝家人的火把，照亮了彝人的胸膛；每一朵桃花都是燃燒的火苗，溫暖了彝人的春天。

桃花是春天的家，一棵桃花是春天的一家人；一片桃花是春天的一座村莊，90 載桃花彙集，就是春天的哀牢山！

■徐澄泉

一位詩人的 農耕願景

城市森林的雲端，住著一位詩人。
詩人本是農民，不幸背離了土地。
詩人早出晚歸，車馬代步；身居
寫字高樓，製造話語垃圾；偶爾聲
色犬馬，醉生夢死一回。

飽受城市煙雨的浸潤，沐浴絢麗
華燈的溫情，歆享迷人目光的撫摸
，詩人頓生願景——閑雲野鶴，置
身物外；返璞歸真，回到自我。

詩人就在城市的一棵大樹上，築
巢安家，開荒種地。

詩人就在這片幾十平米的紙張上
，練習農事，歌吟農耕。

1. 詩人欲種青菜。

一隻菜青蟲，兩隻菜青蟲，三隻
菜青蟲……菜青蟲的隊伍逶迤而來
，朝賀青菜人生的興旺發達。

詩人不掃蟲子的雅興，讓它們杯
盤狼藉，大醉而歸吧。

詩人一直認為：呵護卑微生命，
尊重弱小靈魂，是一個詩人天生的
良知和在俗世應盡的第一要務。

2. 詩人欲種菠菜，願借菠菜的神力
，為划動生活這條大船的水手們吶
喊助威。

種子沒能發芽，它們哽在雀鳥的
喉嚨裏，如鯁在喉。

而喜好歌唱的雀鳥，也沒有抒出
溫婉的情調。

是什麼能量阻礙了菠菜的力量，
從而葬送了菠菜的事業？

詩人百思而得其解：一粒假種子
，矇騙了壞鳥，也矇騙了好人。

3.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詩人欲種南瓜和黃豆。
詩人夢見：南瓜大如磐石，黃豆
珠圓玉潤。

一隻調皮的麻雀，使了一個惡作
劇。

夢醒時分，瓜熟蒂落，不慎越軌
的南瓜，懷上了黃豆的野種。

詩人種瓜得豆，種豆得瓜，歎息
道：人心不古！

4. 一株小草，在微風中搖曳。
其優美之態，足以感動任何一個
路人，為之鞠躬。

他們讚美的目光，欣羨的眼神，
比月光還純粹，比陽光更熾烈。

目光、月光和陽光，一路過濾而
來，小草寵辱不驚，安之若素。

它的色彩更加翠綠，它的舞姿更
加俊逸。

詩人打算：種坪青草，以之為鑒。

9. 詩人欲種罌粟。
妖花的邪惡與美麗，如同魔鬼或
天使的兩翼，不住地煽動著詩人的
慾望，撕扯著詩人的靈魂。

鮮花，還是毒草？
美之花，還是惡之花？

詩人一分為二，詩人矛盾百出。
詩人仰天俯地，尋不到準確答案。

一個聲音從三界之外穿過來，分
明，而且響亮——害人害己之事，
君子莫為！

詩人，欲做一個真君子。

一年四季走到盡頭，目力所及，
只見一窩青菜、一株小草、一叢菊
花和一棵柳樹。

田園將蕪兮，詩人胡為！為什麼
不種一叢菊和一棵柳呢？

■杜文輝

河流給我以彎曲

河流悄悄地流，不驚動什麼。在
遠離人的地方。在低處。

河流悄悄地奔向前程，不在意判
決。

河流周圍傾滿磚石、垃圾和穢水
，能帶走的就帶走，帶不走的就擱
著。

遇到高崖就得跳下去，遇到石頭
就得繞過去，遇到夾縫就得擠過去
，遇到平川就鬆鬆氣。

如果緣分讓緣分相遇，河流就摟
住河流的頭，有小小的幸福像花朵
一樣濺開。

河流是無知的，河流只是流，河
流自己不知道流向何處。

煙花給我以幻滅

像無數的生命，有的讓人仰望，
璀璨無限，碩大無朋，引起數萬人
街道潮水樣的湧動；有的只能在窮
鄉陋巷，高不過屋簷，大不過樹冠
，引得八九人的感歎；而一些終將
不能升空，不能放響，只是一具軀
殼；另一些根本沒有出世，僅僅在
意念中。

我常常悲哀於煙花的升空、落體
，就那麼一瞬間，多麼好的色、相
、聲音就掉進了無底的黑暗。

看著煙花，我常常感覺我的生命
在裂開、破碎，我站立的地方在塌
陷、下降。

一直這樣想，生命啊生命，是不
是造物者手中的玩具？

核 變

從海嘯那天開始，我便一直感到不適：疲勞、頭昏、失眠……熬過了黃金七十二小時之後，更覺得口腔發苦、皮膚發紅、脫髮增多、體內激素活動異常……聽坊間傳言：如果跟著發生嘔吐、腹瀉等，便很可能受到輻射感染了。我本來堅決不信，但不巧先看到中港澳“鹽都賣到咁多錢？”*的新聞，今天到鄰近的華人超市去，又看到大家排隊買鹽，我那已過鹹的腦就變得更不由自主地發起苦來

2011年3月19日洛城

*廖仲愷先生堂兄廖鳳舒先生一首粵語詩中的詩句：“鹽都賣到咁多錢，無怪咸龍跳上天……”

鴿 災

“鴿至主發”是廣東人以白鴿眼喻勢利者之後引申出來的一句話，前幾年由於炒股而深信無誤。但這麼多年下來，屋頂、屋簷、冷氣機、燈罩，甚至於盛狗食碗裡都鴿糞洶湧……而同一時間卻發生了總統難產、九一一、挺進伊拉克、房產泡沫化、茉莉花開等等事故……我現在不得不以受害人身份來嚴正聲明：上述那句話其實不過是一個“蛋生雞？雞生蛋？”的悞

2011年2月28日洛城

◎散文詩乙輯◎

隨著曼傑施塔姆各種中文譯本的出現，分享一顆痛苦而複雜的心靈就不再是一個中國式的秘密了。然而對我來說，這仍舊是一個秘密，一個屬於我與他的秘密，關於各自的政治生活，各自的社會生活以及死命捍衛的個人尊嚴。這一方面造成我的固執，另外一方面則造成我的寬忍。我原來堅持，只有讀了俄文的曼傑施塔姆，才能接近他原版的靈魂——這話是一點錯誤都沒有的，但是對於我，這只能是一種奢望，因為我只認識幾個西瑞爾字母，所以只能通過中文或者英文譯本，想像並且猜測真正的曼傑施塔姆是什麼樣子的，如同我在阿赫瑪托娃舊居的會客室裏看到沙發的時候想到的那樣——曼傑施塔姆就是在這裏過夜的麼？就是在這裏看著窗外陰險的列寧格勒，路燈散發著動物脂肪似的黃光麼？或者如同在興凱湖畔眺望的時候想到的那樣，或者如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這座瀕臨太平洋的小城裏漫步的時候想到的那樣——潮濕的空氣之中是否瀰漫著曼傑施塔姆的幽魂，或者幽魂的一個部分？這裏的花花草草或者風雪交加如何在他的心中生出我們永遠也不可能看到的詩句？我只能用自己的生活，用閱讀而得的生活或者旅行，來理解曼傑施塔姆的一切，這裏的差異肯定是有的，但是更多的卻是驚人的相似，不僅是環境的，更多的還是對於環境的反應，屈辱，痛苦，不公平，還有詩與友人以及耶穌基督的力量。

那麼通過麥凱恩夫婦的英文版譯本，讓原版的曼傑施塔姆再次變成打著我的烙印的中文吧。這是一次榮耀的機會，我當然不會錯過，我更希望這榮耀在更多的人身上實現，將更多的榮耀揮灑在塵世之間。我知道，關於曼傑施塔姆的翻譯，中文版的已經不少，英文版的就更多了，而且這不是終結，仍舊屬於過程之中起伏的景色，那麼不妨多出我的一筆寫生——必須坦白，我之所以選擇兩個麥凱恩翻譯的版本不過是事出偶然，我甚至不知道他們的版本在英文世界

的真實處境。這是某年我在香港買的幾冊詩集中的一部，僅僅出於對曼傑施塔姆的敬意。我以前讀過不少俄文詩的譯本，聽過俄文詩的聲音，知道它們的輔音是多麼的複雜，多麼的優美，伴著低沉的喉音，如同曼傑施塔姆描寫火焰的時候想到的美妙類比。英文和中文的清晰，可能是不能與之對應的，這幾乎不是什麼語言的秘密，而且我並沒有勉強將它恢復至一種想像之中的俄文詩的容貌，我仍舊而且必須想著，這只是一次新的理解，一個英文與中文混合之後的理解，一個新的押著不同韻腳的曼傑施塔姆，一個鬆散一些然而更為自由的曼傑施塔姆。對了，自由。在沃羅涅什度日的曼傑施塔姆需要的就是自由。

沃羅涅什在哪裡？它好像是在地獄的某一層，那麼那裏的居民呢？肯定不都是管理者吧？還有更多的人，可能是生下來就在那裏居住的居民。而曼傑施塔姆遠離列寧格勒或者莫斯科的城市生活，到了荒蠻的烏拉爾，然後又從烏拉爾來到沃羅涅什這個小地方，一個高地，一個森林與草原以及河流雜陳其間的小地方，起初是沉默，沉默。沉默是啞口無言，沉默是石頭而非黃金，所以當曼傑施塔姆再次拿起鋼筆的時候，他已經開始準備治療自己歷史的隱痛與流放的傷痛了。他寫了三冊《沃羅涅什筆記》，都是詩，都是寫在普通的筆記本上。我這裏譯的《第一冊沃羅涅什筆記》，一共22首。劍釗兄譯的《曼傑什坦姆詩全集》裏，第一冊是20首詩。版本差異是正常的，比如收錄在《第一冊沃羅涅什筆記》的〈“不，不是偏頭痛”〉，《詩全集》中也是有的，不過是收在其他部分的小輯裏，寫作時間是1931年4月23日，而非麥凱恩版標注的1935年7月。麥凱恩把這首詩放進《第一冊沃羅涅什筆記》，原因在譯注裏說的也是很清楚的，大意是，近來的俄文版編輯把這首詩放在《莫斯科筆記》裏，但是根據娜傑日塔·雅科夫列芙娜的回憶，它是列於《第一冊沃羅涅什筆記》的

結尾的。雅科夫列芙娜的回憶就不一樣了，作為曼傑施塔姆的伴侶，自然更可信一些。

我在這裏就不做版本學的文章了，就讓中譯本保持原來英譯本的樣子吧。劍釧兄的譯本是從俄文直接譯過來的，而且下了非常大的工夫，所以更多的時候我是推薦讀者看他的譯文的。而我的這個譯本，只是一個敬意，只是我的一個理解，而且也是我的創作，雖然我沒有增加一個詞或者減少一個詞。詩翻譯之中的創造問題其實不是什麼複雜的問題，但是對於其他文體的譯者而言似乎就有一種說不清楚的現象出現了，解釋，爭吵，這幾年我已經煩了。字面準確當然是重要的，形式呢？暫時不提藝術或者靈魂什麼的。所以我要說一句，這不是改寫，這是翻譯。這不是信達雅的意譯，這就是有點“蠻不講理的”硬譯。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讓它們在中文之中仍舊是詩，而且是與曼傑施塔姆的聲譽相配的詩。我覺得我還可以，至少是嚴肅的，是在強烈的情感與理解之中的，我覺得我這次可能接近了曼傑施塔姆的靈魂，一顆受罪的不甘心的靈魂。這個靈魂對於某些中國人來說，就如自己的兄弟的靈魂一樣，而且是多年父子成兄弟的靈魂——我們的父輩們都是這麼走過來的，那麼多的個人痛苦，那麼多的值得寫成長河小說的個人經歷，無不是與時代發生著徹底的糾葛，有誰做成了隱士？真正的隱士？我懷疑，我不能不懷疑，我無法不懷疑。我承認歷史是有意外的，有僥倖的，但是大多數都讓人懷疑有著不可告人的背後交易，始終處於暗影之中的殘酷而荒謬的事實，而這些曼傑施塔姆都直率地寫出來了，且不说冒著什麼什麼風險。

這可能就是保羅·策蘭對格勒布·斯特魯弗說的，曼傑施塔姆的詩把他引進了一個“不可辯駁的和真實的”境界。真實的，不可辯駁的。對於不瞭解的人，當耐心失去之後，我寧願選擇沉默，或者就是“無言以對”。而昏聩的人是有的，轉變的人是有的，那麼讓他們昏聩去好了，讓他們轉變去好了，而我對曼傑施塔姆以及白銀時代仍舊是滿懷信

賴。我在《古拉格群島》之中看到類似曼傑施塔姆的知識份子的身影，在布羅茨基的回憶裏——我多麼反感關於他榮幸地上了審判台才被歐洲人知曉這樣的苛刻說法——如果沒有適當的援助，如果沒有適當的機緣，誰能否認布羅茨基必會遭遇曼傑施塔姆那樣的悲慘命運呢？甚至是比曼傑施塔姆更慘的巴別爾的命運——或者赫拉巴爾《我曾經伺候過英國國王》裏寫到的那個小個子侍者的命運，在一個邊境木屋裏度過剩餘的時光，腦子裏過著記憶的電影，或者像曼傑施塔姆那樣在紅色電影《夏伯陽》裏看到的情景，“一個人聽見飛機低沉的／嗡嗡聲，燒成了灰。”（〈“恰巴耶夫”〉）或者“恰巴耶夫說著話／從音畫之外奔進我們張開的嘴巴——”（〈“日子有五個腦袋”〉）還好，曼傑施塔姆有他的娜傑日塔，猶如〈迷人之星〉裏十二月黨人的妻子，信任，陪伴，共同面對崩潰的時刻。而我翻譯的時候，重新經歷著這一切。保羅·策蘭翻譯曼傑施塔姆的時候，在其中就聽到了更多的異樣的聲音，那是一個猶太人的呻吟，“每個詩人都是猶太佬”，那麼換句我的話說，“每個詩人都是中國人”。面對關於一種日常生活敘述的時候，所有的讀者，包括我自己，都應該平靜下來，摒除其他事務的干擾，進入這些詩句之中，用你全部的人生經歷來認識，來感受，來體會沃羅涅什的現實，體會關於烏拉爾或者莫斯科的回憶，關於俄國的和蘇聯的回憶，關於格別烏的——不管它改變多少名稱，都不能改變它血腥的歷史，馬克白夫人什麼時候才能洗淨自己的手？死亡威脅著曼傑施塔姆，威脅著白銀時代——在格別烏的官員心目之中是沒有這些的，他們認為這些所謂的詩人不過是幾個軟弱無力的言論對抗者而已，幾個不和諧的雜音而已，一紙文件就解決了，一槍就解決了。然而我在《第一冊沃羅涅什筆記》中多次領略了這些美妙的雜音或者噪音，它們其實代表了真正的來自於受苦受罪的俄羅斯民眾的聲音，代表了極少數的高貴的靈魂。

所以我想到了自己的寫作，但是在此

我不想說什麼，我想的只是，如何表達對曼傑施塔姆的敬意，對終極問題的不斷追尋，是的，不惜生命。其實沒有誰是不惜生命的，是沒辦法，是實在不想再忍受屈辱的生活，是不能做一個實在的行屍走肉，不能做一個空蕩蕩的殼子，一個艾略特寫過的“空心人”。死亡是迴避不了的，策蘭談到曼傑施塔姆的時候說過，“在偉大的詩當中，什麼時候不是終極事務的發問？”是的，每時每刻都是該做這個終極的發問的。每個人沒有想像的人生終點，因為隨時隨地，生命都會喪失。所以每一天都是最後一天，每天剛剛寫完的詩行都可能是這個生命在這個世界上留下的最後一行。生命本來的脆弱性在殘酷的制度之下就變得更加脆弱不堪了。萬湖會議輕描淡寫地把猶太人葬送了，而史達林更是輕而易舉地粉碎了所有的反對者和善意的提醒者以及愚不可及的並不恰當的追隨者，那麼我怎麼會沒有理由埋怨寒冷的天氣葬送貝加爾湖上高爾察克的軍團呢？有太多太多的理由了。“我必須活著，儘管我已經死過兩次”（〈“我必須活著”〉）所以才會有直接的決心，間接的修辭方式，言外之意只是說給心意相似的讀者的。那麼做一個評論家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說太清楚了，固然是聰明的，但是太像一個舉報者或者一個猶大式的人物，而猶大迅速悔改了——仍然沒有得到赦免，而羅馬總督呢？誰來質問他們的罪行？如果說不清楚，那麼可能會導致相反的結果，這是最不願意發生的。所以只能做些邊緣性的啟示的工作。用不斷的譯文，用不斷的曼傑施塔姆的名字的出現，或者如同曼傑施塔姆辛酸而驕傲地宣稱的那樣：“這是什麼大街？／曼傑施塔姆大街。／多麼顯赫的名字！”（《“曼傑施塔姆大街”》）他當然知道這條大街的實質是什麼，這是一個“大坑”，一個命運的陷阱，一口關於靈魂是否高貴的熔爐與坍塌，一個真正的考驗。

這 22 首詩，只是一個開始，正如曼傑施塔姆《“沃羅涅什”》對這個要命的流放地的譴責與宣示也僅僅是一個開始一樣，正如我的譯本也是某種開始的

一部分一樣。我喜歡荀紅軍譯本結尾的節奏和韻腳，“沃羅涅什，妄想和胡鬧，沃羅涅什，烏鴉和刀”，乾脆而徹底；我喜歡劍釗兄的“沃羅涅日是胡鬧，沃羅涅日是烏鴉，是匕首……”，喃喃而低沉的絮語。這是我的譯本，“讓我走吧，放回我吧，沃羅涅什：／你將刪除我或者失去我，／你將讓我墜落或者歸還給我。／沃羅涅什，你是一個突然的念頭，沃羅涅什，你是一隻渡鴉和一把匕首。”我喜歡麥凱恩嚴肅而清晰的英譯，就把它直接繼承過來，為它挑選適當的中文詞義。還有楊子的譯本，還有更多的不能一一列舉的譯本，都是那麼動人。儘管如此，我還是希望看到更多的其他的理解，更多的其他的微妙的差異，甚至找出真正的創造的雙關，從義大利文轉譯過來的，從希伯來文轉譯過來的，更多的中文，讓更多的中國人接近曼傑施塔姆，追尋他的自由，追尋他的記憶，經過山山水水，經過春夏秋冬，最後所有的東西在沃羅涅什集中，迸發，燃燒，“燒成了灰”——這個世界不是更乾淨了，而是……而是更淒涼了。

2010.3.13 哈爾濱

第一冊沃羅涅什筆記

作者：曼傑施塔姆

英譯：理查·麥凱恩、

伊莉莎白·麥凱恩

漢譯：桑克

1. 黑色的蠟燭

那是你的命，你瘦削的肩膀在皮鞭之下變成紅色，
皮鞭之下的紅色，在寒冷的天氣裏燃燒，

你猶如兒童般的手搬運著鐵塊，
搬運著鐵塊，並把它紮成了捆，

你纖弱的裸露的腳趾踩著玻璃，
踩著玻璃和流著血的沙子。

至於我，燃燒你彷彿一根黑色的蠟燭，
燃燒彷彿一根黑色的蠟燭，不敢祈禱。

1934.2

2. 黑色的大地

我的國土與自由的大地的潮濕土塊
全已操勞過度，特別的黑色與良好的修飾。

它們全在空氣流通而走向良好的小畦背裏，
正在破碎，正在組成一個合唱隊。

早春的大地黑中帶藍，
而翻地是和平主義者的工作。
這條傳聞被犁開來，顯露出一千個土墩。

瞭解這個，分界線裏有些東西是無限的。

大地是一個錯誤，一把步槍的槍托，
堅定不移，無論你跪下哀求她多少次。
她用一把衰弱的長笛磨銳我們的聽覺。
她用一把早晨的豎笛凍結我們的耳朵。

大地的肥胖外殼這麼愉悅地對抗著犁鏟
猶如大草原橫陳於四月的驟變之中。
敬禮，黑色的大地，強壯而又機警，
一種肥沃而黑色的沉默在工作之中。

1935.4

3. 在異鄉人之家

我經常俯視上等的後花園——
伊萬這個更夫在那裏逡巡。
工廠區裏，風自由地顫動。
圓木小徑穿過沼澤，走了很遠。

黑色犁開草原邊緣的夜晚
冷卻了微小的念珠的火焰。

牆後，壞脾氣的地主踩著
他的俄羅斯套靴。

這些地板華麗而彎曲，
它們就是這一層的棺材板。
我在異鄉人之家睡得多麼糟糕，
我自己的生活的並沒有靠近我。

1935.4

4. 我必須活著

我必須活著，儘管我已經死過兩次，
洪水氾濫，把半個城鎮沖出了它的心。
它看起來多好，快樂，惹人注目，
大地的肥胖外殼這麼愉悅地對抗著犁鏟。

大草原橫陳於四月的驟變之中——
還有天空，天空是你的米開朗琪羅。

1935.4

5. 沃羅涅什

讓我走吧，放回我吧，沃羅涅什：
你將刪除我或者失去我，
你將讓我墜落或者歸還給我。
沃羅涅什，你是一個突然的念頭，
沃羅涅什，你是一隻渡鴉和一把匕首。

1935.4

6. 我的耳機

我的耳機，我的告密者，
我將記住那些短暫的，甜蜜的沃羅
涅什的夜晚：
一個聲音尚未喝光法國香檳
和午夜裏來自紅場的警報……

地鐵怎麼啦？安靜，保住你的秘密，
不要詢問花蕾是否脹裂……
克里姆林宮大鐘的報時聲
就是壓縮成一個圓點的空間的語言。

1935.4

7. 紅場

是的，我躺在大地裏，我的嘴唇蠕動著，
我所說的，每個男生都會背熟：
在紅場裏，大地比其他地方彎曲得更急，
“志願者”的勞動修理著斜坡。

大地比其他地方彎曲得更急在紅場裏，
它的斜坡意外而擴展，
滾向了稻田
為了與大地上最後的奴隸活得一樣長久。

1935.4

8. “曼傑施塔姆大街”

這是什麼大街？
曼傑施塔姆大街。
多麼顯赫的名字！
不管你怎麼轉動它
聽起來都是彎的，不是直的。

它裏面只有一點直線，
它的道德不是百合的白色
所以這條大街，
說得準確些，這個大坑，
就是按這個曼傑施塔姆
取的名字。

9. 理髮店的孩子們

我們依舊非常想著生活。
蝴蝶手掌狀的中國棉花
製作的外套與短衣依舊
在蘇聯的城市之間飛來飛去。

剪刀擲向最近的傷口
依舊收集著它們栗色的賄賂，
那些適度的厚重的頭髮
墜向乾淨的布製的餐巾。

那裏有那麼多無足鳥和燕子。
彗星並沒有給我們帶來災禍，
這些明智的紫色的墨水
用攜帶星星的尾巴書寫。
1935.5.24

10. 卡瑪

I
眼睛變黑猶如城鎮跪在卡瑪河邊的
橡樹樁上。

燃燒的冷杉叢，隱藏與對抗
跑進水中重變年輕的蜘蛛網。

水流衝擊著一百零四把短槳，
載著我們從喀山到切爾登起伏伏。

就這樣我航行於河上伴隨著窗邊憔悴的窗簾，
單住窗戶的窗簾和一顆燃燒的頭顱。

我的妻子和我五個夜晚一直醒著，
五個夜晚一直醒著，她獨自對付著
三個衛兵。

II
眼睛變黑猶如城鎮跪在卡瑪河邊的
橡樹樁上。

1935.4 燃燒的冷杉叢，隱藏與對抗
跑進水中重變年輕的蜘蛛網。

水流衝擊著一百零四把短槳，
載著我們從喀山到切爾登起伏伏。

木料，平民堆積，灌木燒灼，
坍塌彷彿機槍開火的聲音。

他們在托博爾渡口大叫。鄂畢就在
筏子邊上。
河流的里數不斷上升。

III
我走的時候望了望針葉樹的東邊——
氾濫的卡瑪沖刷著浮標。

我本想爬上山脊點起一堆篝火，
但你幾乎沒時間保護一座森林。

我本想在這裏定居——你理解麼？
在人們居住的可敬的烏拉爾，

還有我本想保管
這個穿著厚大衣的，瘋狂而平靜的
土地保險箱。

1935.4-5

11. 詩篇

I
我不要揮霍
靈魂的最後一個便士，在暖房培育
的青年們中間，
而是投身這個世界猶如一個擁有私人
土地的農夫
進入集體農莊——人民是善良的。

II
我愛紅軍的厚大衣和它的褶皺，
一直伸到了腳跟，還有簡單而光滑
的袖子。
它的破口彷彿伏爾加河上一朵黑色
的雲。

滿滿地掛在後背和前胸，
所以沒什麼可浪費的
夏天的時候它就會卷起來。

III
一條受罪的針腳，一項荒謬的計畫，
隔開了我們。而今懂得了這些，
我必須活著，呼吸，長大，長成布
爾什維克，
而且死前我必須變成美貌
一直活躍地與一些人遊戲。

IV

想像著我怎麼衝過

一個十二英寸深的騷亂，來自鄂畢
和托博爾的

煙囪之煙間的親愛而古老的切爾登，
還有蛆和痰以及謊言與每一樣東西，
彷彿透明夏日黑暗之中的一隻公雞。
我沒有看見指控多米諾骨牌遊戲的
戰爭的結束，

不理睬檢舉啄木鳥的輕快的敲擊聲，
我跳進我的思想之中。

V

還有你，莫斯科，我的姐妹，這麼輕，
當你在第一趟電車響鈴之前遭遇

你的兄弟的懸鈴木的時候——
你弱于大海，一份扔掉的沙拉
木頭的，玻璃的和牛奶的。

VI

我的國度與我交談，

糟蹋，而且叱責我，不讀我；

但是當我長大的時候，作為一個目擊者
它立刻注意到了我，而且突然彷彿
一枚透鏡

把我置於海軍部橫樑的火焰之上。

VII

我必須活著，呼吸，長大，長成布
爾什維克，

以發言為工作，不聽從我的內耳，
我的夥伴。

我在北極聽著蘇維埃機器的呀呀聲。
我記得每一樣東西，德國兄弟們的
脖子，

還有這個人，這個園丁和死刑執行
人，他用

羅蕾萊的丁香木梳子裝滿自己的空
閒時間。

VIII

我不搶劫，我不可憐，

僅僅是徹底地被淹沒。

我的琴弦拉緊猶如《伊戈爾之歌》。
窒息之後

你聽見我的聲音，這乾燥而潮濕的
黑色的耕地——我最後的武器。

1935.5-6

12. 日子有五個腦袋

日子有五個腦袋。為了五個連續的日子
我退縮著，為酵母發脹的空隙而驕傲。
夢想比聆聽偉大，聆聽比夢想古老
，混合，感知……

還有高高的道路伴隨著車馬追逐著
我們。

日子有五個腦袋，在舞蹈之中逼瘋了，
騎馬的騎著馬兒而不騎馬的走著，
一團烏黑：

當白夜擴張力量之動脈的時刻，刀刃
把眼睛變成針葉樹的皮肉。

哦為了一英寸藍色的大海，為了恰
好能夠通過一個針眼，

所以我們這一對被時間護送著揚帆
前行。

這是一個乾薄荷和木勺子的俄羅斯
傳說。

你們，三個從格別烏的鐵門走出來
的好哥們在哪裡？

所以普希金奇妙的貨物不應該落入
寄生蟲之手，

一代普希金學者穿著揣著左輪手槍
的大衣學習讀寫——

青年戀人寫著長著白牙的詩篇，
哦為了一英寸藍色的大海，為了恰
好能夠通過一個針眼！

火車開到了烏拉爾。恰巴耶夫說著話
從音畫之外奔進我們張開的嘴巴——
然後我們跳上馬鞍猶如我們淹沒
在木棚後面薄薄的隔板之中。

1935.4-5

13. 恰巴耶夫

甚至魚已經發現從潮濕的銀幕而來
的一種交談的方式。

交談的畫面接近

我，你和我們大家。

官員們以新的體制控制
並嘲弄陡峭而彎曲的損失，
然後，緊緊咬住牙齒之間致命的煙捲，
走進平原巨大的陰部。

一個人聽見飛機低沉的
喻鳴聲，燒成了灰。

用英國的馬的剃刀

把海軍將領的臉蛋兒刮淨。

我的國度，估量著我，重畫著我。

炎熱的奴隸之土多麼美麗！

恰巴耶夫的來福槍走火了。

幫忙！放開！分割！

1935.4-5

14. 遮住我

遮住海洋的我，奔跑的和飛出去的我，
僅僅允許我走在遼闊的大地之上，
你完成了什麼？一個絕妙的結果：
你不能阻止我抖動的嘴唇。

1935.5

15. 讚美一個死去的女人

讚美一個死去的女人是可能的麼？
她疏遠而且有力……

一股陌生的愛的力量把她帶進
一個暴力的，炎熱的墳墓。

她堅硬的彎眉的燕群

從墳墓飛向我

並且訴說著它們已經躺在

寒冷的斯德哥爾摩的床上休息。

你的家庭以你曾祖父的小提琴為傲，
它在脖子上多麼美麗。

你張開猩紅的嘴唇
大笑，這麼義大利，這麼俄羅斯。

我懷念你不快樂的記憶，
野蠻的，狗熊俱樂部，米娘。
但是在雪中風車的輪子冬眠了，
郵差的喇叭凍僵了。

1935.6.3-1936.12.14

16. 聖伊薩克

聖伊薩克彷彿死者睫毛之上的冰碴，
而貴族的道路是藍色的。
手搖風琴手的死亡，雌熊皮的大衣，
壁爐之中異鄉人的木柴。

火焰，一位獵手，駕馭
一群貨車，驅散著它們。
大地，這攜帶著傢俱的球，飛奔而來，
而鏡子扭曲了自大狂。

樓梯平臺的混亂和霧氣。
呼吸復呼吸並且歌唱。
舒伯特穿著配有凝霜的避邪物的裘
皮大衣，
走動復走動復走動。

1935.6.3

17. 羅馬的夜晚

羅馬的夜晚是沉重的鑄塊：
依戀著年輕的歌德的激情：
我將為此受責，但是我不會就此失去：
那是法外的生活而且它有許多的深度。

1935.6

18. 小提琴手

它們彷彿吉普賽人的皮帶奔跑著，
追蹤著手指修長的帕格尼尼，
一個打著捷克噴嚏，另一個跳著波
蘭舞，

還有一個唱著匈牙利副歌。

安慰我，用你的演奏，
用驕傲的小小的不凡之人
你的聲音寬闊猶如葉尼塞河，
用小小的波蘭女孩，你的腦袋
堆著捲髮的小山，瑪麗娜·姆尼什克，
我的小提琴手，你的弓滿懷疑問。

安慰我，用栗色的蕭邦
和沉思的勃拉姆斯。不，停下。
代替安慰我，用充滿力量的野蠻的
巴黎，
用粉狀的，汗濕的狂歡節，
或者充斥著家釀啤酒的輕浮而年輕
的維也納，

用指揮的燕尾服，
用煙火覆蓋的多瑙河，用急流，
還有一曲醉人的華爾茲淹沒
從棺材直到搖籃。

演奏，直到我的動脈爆裂，
演奏，用你口中一隻貓的腦袋。
那裏有三個魔鬼，現在你是第四個，
盛開的花中最後的美妙的魔鬼。

1935.4.5-1935.7

19. 波浪後的波浪

波浪後的波浪跑個不停，拍碎波浪
的後背，
帶著一個囚徒的渴望沖向月亮。
年輕的忠實扈從的深度，
波浪的絕不停息的首都，
突然轉向而且抽打，在沙地之中挖
著一條壕溝。

然後在空中，隨著暮色參差，
在一面尚未出生的牆上顯現雉堞。
滿懷疑問的蘇丹的士兵們
從泡沫的樓梯上滑落，驅散浪花並
且使之分離，

寒冷的閹人帶著這只盛著毒藥的杯子。

1935.6-7

20. 我將舉行一個煙霧繚繞的儀式

我將舉行一個煙霧繚繞的儀式：
在這貓眼石中，在我之前的流放
中，陳放著
海邊整整一個夏天的草莓；
這雙倍坦誠的紅玉髓，
還有螞蟻手足情深的瑪瑙。

但對我彌足珍貴的卻是深海
單純的士兵——灰色而野蠻
沒有一個人喜歡。

1935.7

21. 飛行員

我不會把租出去的灰塵歸還大地
猶如一隻覆蓋著粉末的白色蝴蝶。
我要這正在思想的身體
變成一條街道，一個國家，
在那裏擁有脊椎的，燒焦的身體
將會瞭解自己真實的長度。

暗綠的松樹枝的哭聲，
來自井口深處的花環，
延長了生命和寶貴的時光，
靠在死亡一般的機器之上——
扯著紅旗的冷杉的鐵籬，
帶著字母基本知識的茂密的花環。

最後徵集的同志們繼續
在粗糙的天空之中工作，
步兵默默地走過，
肩膀上扛著來福槍的驚嘆號。

那是千里挑一的反航空母艦的武器，
還有褐色的或者藍色的眼睛，
這人，人，混亂之中走過的人
誰會為了他們繼續做下去？

1935.春夏-1936.5.30

不，不是偏頭痛而是透過薄荷腦的
棍子——
既非藝術的煩惱，也非令人愉悅的
空間之美。

生命始於波谷伴隨著一聲潮濕
的，喉音的低語，
繼續伴隨著柔軟的煤油的煙霧。

後來在一所夏天的房子裏生命突
然發出火焰，
沒人知道為什麼，用一塊木頭的
綠皮綁著彷彿一團紫丁香的光輝。

不，不是偏頭痛而是透過薄荷腦的
棍子——
既非藝術的煩惱，也非令人愉悅的
空間之美。

向前，通過彩色玻璃，斜眼，受
罪，我看見
天空恫嚇著彷彿一根短棒，大地
彷彿一塊微紅的寸草不生的補丁…

向前，我不記得，遠處的每一樣
東西似乎都已折斷，
一股輕微的瀝青的氣味，看起來
還有一股敗壞的鯨油脂的氣味…

不，不是偏頭痛而是無性空間的寒
冷，
撕開紗網的風嘯聲和一把碳制吉他
的噪音。

1935.7

新時代

一個時代結束了，它最後的拯救者
在床上死去，慵懶而淒涼；他們
安全了：
巨人大腿突至的陰影
不再跨過屋外的草坪，在黃昏時
降臨。

他們安息了：無疑遍佈在沼澤地
一條不孕的龍苟延殘喘到老去，
一年內它的足跡便從荒野消失：
山間精靈的敲門聲也不再響起。

只有雕刻師和詩人有些悲傷，
從魔法師屋裏來的粗魯隨從
抱怨著另尋別處。業已遠去的
諸神樂於

得獲自由和隱形；毫不留情地
擊倒迷途中的兒子，
劫掠女兒，把父親逼得發瘋。

黃昏後的漫步

這樣一個無雲的夜晚
能讓靈魂飛翔：
疲憊的一天後
鐘錶裝置的景觀
以些微乏味的十八世紀方式
令人難忘。

看到這毫不掩飾的凝視，
青春期舒緩了許多；
我所作的事並不如
他們所說的那麼震撼
如果一切仍在那裏

直到那些受驚的人死去

此刻，還沒準備去死
卻已在舞臺上等待
當有人開始厭惡青年，
我樂於
天空中的那些光點可以數進
中年的造物。

這是更為愜意的想法：
把夜當成養老院
而不是存放精美機器的小屋，
前寒武紀的紅光
消逝了，就像羅馬帝國
或者十七歲的我。

然而不管我們多喜歡
古典作家筆下
那些禁慾主義的風俗，
只有青年與富人
才有勇氣和身份去敲擊出
悲傷奇異的曲調。

因為“現在”就像“過去”
從四處悄然接近，它的錯誤再次
嗚咽並且被忽視，
然而真理無法隱藏；
有人選擇痛苦，
那本不必要的已經發生。

沒有任何既定的規則
就在這個夜晚發生了，
某些事情或已憤慨說出
第一個簡短的“不”
以法律的名義，我們曾用它訓誡
洪水之後的世界：

星星在頭頂燃燒，

對自身的終結毫無察覺，
當我走回家躺在床上，
不斷追問怎樣的判決正等待著
我，我所有的朋友，
以及美國人民。

夢

親愛的，儘管夜晚已逝
夢境仍在今天縈繞，
引領我們到一個巨穴般的房間
高高聳起如，
一條鐵路的終點站，
陰暗處擠滿了
一張張床，我們合為一體
在遠處角落的那張。

我們的耳語不會喚醒鬧鐘，
我們親吻，我沉醉於
你做的每件事情，
毫不在意那些
坐在每張床上
帶著敵意目光的情侶，
他們摟著彼此的脖子，
呆滯，曖昧的憂傷。

哦，是什麼內疚的蛀蟲
或惡毒的懷疑
使我成了犧牲品，
然而你，不知羞恥地，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坦白另有所愛；
那麼我，該順從地感到
多餘，並且離開？

Edwin Muir 詩兩首

◎馮冬 譯

動物

它們並非活在世界裡，
不在時間和空間裡。
從出生拋向死亡，
它們沒有詞，沒有
可以歇腳的地方，
它們不在任何地方。

因為這個世界是由命名
從空虛中喚出，
命名建造它，為它築牆，
直線，圓圈與方形，
灰燼與翡翠；
被清晰的呼吸
從欺騙的死亡中奪取。

但它們從未兩次踏上
熟悉的路徑，
從未，從未回頭
回到記憶中的日子。
在永恆的此在
在上帝偉大的第五日，
一切都是新的，那麼近，
將永遠保持不變，
永不消逝。

亞伯拉罕

熱愛河流的漫遊者亞伯拉罕
在無水的荒原上尋找他的牧場
牽著迦勒底的牲口與變肥的牛群
像閃爍的河流一樣曲折前行
找尋，發現，卻不知自己的道路。
他來了，生息繁衍，又走了，
在他身後撒下小小的牧人王國，
每一個頂著各自的天空，

並非他穿過的巨大的圓形蒼穹，
那蒼穹曾跟隨他，卻在他休憩時變幻。
他的頭腦裡充滿
從異邦人的舌頭上學來的名字
以及他將從他們那兒繼承的一切。
他年事已高，滿足地死去，儘管
偉大的諾言尚未實現，他把他的骨骸
留在了遠離故鄉的陌生的迦南。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
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
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
，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
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
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
，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
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
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
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
以電腦打字或謄寫清楚（簡繁字體
、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
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
刊編輯部：

E-mail : nworldedit@hotmail.com

——未來主義笑談

去年十月某一日，陪周公穿過中正紀念堂到車站去坐車回新店，剛一走進正廳的側門，便被立在一旁的一塊看板所嚇住，上書斗大的一行字“**‘未來’——未來主義百年大展**”。周公停下腳步，瞄了一下，我也感到有些好奇，不知道“**‘未來’**”是如何的「**‘未來’**」法。徵得周公同意，我們順道進去探個究竟。購票時，周公一看每張票得花二百五十元，吃驚的看了我一眼，意思好像是說“怎麼這麼貴？”我附在他耳邊說“未來總是很貴”，他苦笑了一下。我領着他向展場門口走去。入門的地方像要走進一處礦坑，又窄，又黑，只有頭頂兩側閃着一明一暗的LED微弱綠色光暈，好像真是在走入未來的神秘氣氛。我緊抓住老人的手臂，以防他在黑暗中行走不穩。

甬道不長，一到裡面便是燈光明亮的展覽大廳，四壁牆上掛着一幅幅畫家的作品。果然全是所謂“未來派”大名家的畫作。自發起未來主義文藝運動的意大利詩人、作家、戲劇家菲力普·馬里內蒂開始，很快便被吸引投入了未來主義的薄丘尼、巴拉、卡拉、瑟維里尼、盧索羅，以及隨後加入的德裴洛、西隆尼、普蘭波利尼、富尼及巴德薩利等這些大名家的珍貴作品，佈置滿滿在三大相連的展場內。好多都是從世界各大藝術博物館商借或出租而來，光是保險費就是好多億新台幣。在這世界各地都在高喊“**‘文創事業’**”的今天，我們終於享受到一次非常“**‘貨真’**”的“**‘文化創意’**”大餐，更是親歷一場“**‘價值不斐’**”的“**‘文化事業’**”大展。直覺看上去，這高價的入場券（合周公五天的生活費）還很值得。

未來主義是一種結合藝術與生活方式的藝術流派，在於忠實呈現出現代生活的複雜面。未來主義者們以為時間與空間已隨時日俱逝，我們活在這個變化快速的絕對現代，世界會因加速度的變化

而更加壯觀複雜。未來主義成立於廿世紀初年，當時工業革命正方興未艾，科技在迅猛發展，比他們稍早成立的立體主義追求的是靜態，機械、幾何的美感。而未來主義則欲以動制靜，他們歌頌“**‘速度之美’**”和“**‘動力之美’**”。讀馬里內蒂當時發佈的“**‘未來主義的創立’**”以及“**‘未來主義宣言’**”，裡面的語言激情、煽惑，看後便會跟着熱血澎湃，激發得聽到窗外高速奔馳的汽車都會以為是野獸在怒吼。據伊斯拉·龐德說“**‘如果沒有馬里內蒂，則喬艾斯，艾略特和我以及其他人所創立的現代主義運動，就找不到淵源。’**”

一路陪着九十歲的周公（比未來主義小十歲）沿着規劃動線看着爭奇鬥艷的未來主義畫作，我憑着對此藝術流派的粗淺認識向他講解，他一路默默聆聽，他突然問我，不是“**‘未來’**”嗎？怎麼一點也看不出動靜？這個問題確實難倒了我，我想了想只好說“**‘現在已經進入他們當年（一百年前）追求的‘未來’了，他們已經‘未來’了一百年，達成了他們的目的，這裡是他們的成果展示。’**”我默數着未來主義宣言中一些他們要追求的項目給周公聽，宣言中的第一項說“**‘我們要歌頌追求冒險的熱情，勁頭十足地橫衝直撞的行動’**”；第三項說“**‘我們贊美進取性的運動，焦慮不安的失眠，無厘頭的奔跑，翻跟斗，打耳光和揮拳頭。’**”；第五項中說“**‘宏偉的世界將獲得一種新的美——速度之美，一輛賽車的外殼上裝飾着粗大的管子，像惡狠狠張嘴哈氣的蛇；一輛汽車吼叫着，就像踏在機關槍上奔跑，它們比勝利女神的塑像更美。’**”第七項中宣稱“**‘離開鬥爭就不存在美。任何作品，如果不具備攻擊性，就不是好作品。’**”未來主義對於我們所從事的詩，有着更強烈的期許，宣言中說“**‘詩歌意味着向未知的力量發起猛烈的攻擊，迫使它們向人匍匐臣服。’**”從九到十一項的宣言一項比一

項更激烈，完全是造反和革命的口氣，“**‘我們要歌頌戰爭，這是清潔世界的唯一手段。無論軍國主義，愛國主義，無政府主義的破壞行動，我們要歌頌並為之獻身。我們稱贊一切蔑視婦女的言行。我們要摧毀一切博物館，圖書館和科學院，向道德主義，女權主義以及一切粗鄙的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思想開戰。我們要歌頌聲勢浩大的勞動人群，娛樂的人群或造反的人群，我們從意大利向全世界發出這份具有衝擊力和煽動性的宣言，告訴大家，我們今天創立了‘未來主義。’**”

我在周公耳邊一路細訴我對未來主義所知，他聽完一項便會不解的望我一眼。他的耳朵重聽，我也不能太大聲，所以不知他究竟聽進去了多少，聽懂了幾分？對一個平日深研佛學，窮通中國古典的老詩人而言，面對這些新的西洋流派藝術思潮，和向異想世界找靈感的抽象畫風，縱我有如簧之舌，和豐富的西方藝術知識，恐怕一時之間也難以解釋得清，能讓他接受和理解多少。我在走完動線，臨要離開展場時，像剛逃脫一場世紀的災難一樣，帶着餘悸的口吻對周公說：“**‘未來主義宣言中當年所追求的各種驚心動魄的速度，顛覆與推翻，戰爭與革命，向道德和傳統的仇視等等未來夢想，似乎我們都剛親歷其境的從身邊過去，原來他們當年追求的‘未來’就是我們現在所生活的‘現代’，他們的夢想就是我們現在的經驗，你看他們所追求的一切不都活生生出現在我們目前麼？’**”老人似乎頗有同感的向我笑了笑。這時大馬路上，幾輛野狼機車風馳電掣的狂飆而過，他們正在不要命的“**‘未來’**”。然而周公要回新店他的“**‘浪漫貴族’**”的家裡，必定要走到台北車站附近的公車起站去坐，因為他已懼怕“**‘速度’**”的狂飆，必須有座位供他穩穩坐定，送他安全回到他那安靜的家。

2010/12/2 台北

微型詩寫作的兩大美學支柱與兩大誤區

——《當代微型詩 500 首點評》代序

◎馬立鞭

儘管於今有人一再宣揚詩已無一定之規，宣揚“當今創作是‘各行其是’的”，“一致的標準已經喪失”，宣揚“不再承認有什麼必須一體照遵的法則”；而我還是要說，詩有法而無法，無法而有法，歷來如此，不獨今日為然。

因為，極端的自由也極易導致極端的混亂。“藝術家必須懂得走多遠是過頭了”（古恩·科克圖）。對詩之法，不久前我在臺灣《世界詩壇》上，曾發表過一篇千字文，題目就叫〈詩的十六字令〉。哪十六個字呢？那就是詩在情趣把握上，無不以“有意有象，有味有趣”為高格；而在技法運用上，則又莫不以“以無為有，以虛為實”為極致。

一個“高格”：“有意有象，有味有趣”；一個“極致”：“以無為有，以虛為實”。前後兩個八個字加起來，就是我所說的詩的十六字令。自然，這不是我的憑空臆造，乃是先賢早就反覆說過的話。

先說“有意有象”。眾所周知，保存了古人不少樸素的辯證法觀點的《易經》，它對詩學的巨大貢獻是最先提出了“觀物取象”、“立象見意”的基本觀點。

之後，三國時期的王弼才有“盡意莫若象”之論，唐代日本留學生遍照金剛所輯的《文鏡秘府論》才有詩以“意興”兼“物色”為佳的說法。都已不是只言情或意，而是根據心物統一的基本美學觀點，把“象”在詩中的地位強調了又強調。

應該說，到了十六世紀的明代，以意象論詩更是蔚然成風。除了王廷相明白無誤地在〈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裏提出了“詩貴意象透瑩”，與之同時，胡應麟也有“古詩之妙，專求意象”的見解。而當時于意象研究卓有貢獻的陸時雍在《詩鏡總論》裏更提出了“詩之可觀者，意象之間而已”。

在當代，對詩的意象理論卓有建樹的

現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鄒建軍在其早年專著《現代詩的意象結構》（原題《意象詩學》）裏也“接著說”：“意象呈現是詩歌藝術呈現的本質”，“詩有意象就有詩味，無意象就無詩味。”所以，“在詩歌中就不能講形象，而只能講意象。如果詩人講形象而不知意象，那他是寫不出什麼好詩來的，甚至可以說他寫詩還沒有入門”。

須知，鄒氏發表這一見解時，毛澤東在給陳毅同志的信中提出“詩要用形象思維”的話已經發表。因此可以說，鄒氏說這番話時，在文化專制的年代，是冒著坐牢的風險的。

那麼，至今，詩貴有空靈的意象鑄造，此說是否已經過時了呢？是否可以“不再承認”了呢？我看不能。非但不能，而且還應該大講特講，講細講深講透。因為詠物以象徵，歷來是東西方詩極常見的藝術表現方法。所以西方文學史家威爾遜說：“我們當代的文學史很大程度上是象徵的歷史。”象徵在我國古詩論裏叫“興”，唐代著名選家殷璠說的“興象”，其實即是象徵性意象。宋大學者朱熹釋“興”是“先詠它物以引起所詠之詞”。這裏，朱氏所說的“它物”，其實即西方現代象徵詩派所說的“客觀對應物”，而引起的所詠之詞，也就是象徵詩的暗示義。所以，當有人把象徵主義詩的興起歸功於十九世紀代表人物法國象徵主義詩人波德賴爾時，周作人當即指出，基於對應關係的象徵主義詩，“這是外國的新潮流，同時也是中國的舊手法”。換言之，雖然時序有別（我國美學有它的早熟性，我國意象詩論的提出比西方早得多），地域不同，東西方詩正是在這裏不謀而合地找到了它們的匯合點。詩的象徵性意象組合所以歷久不衰近年更有愈演愈烈之勢，不是有意無象或有象無意的泛泛之作可望其項背，我們也可於此得到解釋。

毫無疑問，我們在這裏把意象之美也

作為微型詩寫作的兩大美學支柱之一，是順理成章的。須知，審美多元化時代的到來，與“各行其是”的“不再有什麼必須一體照遵的法則”完全是兩回事。如果認為於今就可以任意“作秀”“惡搞”，不分青紅皂白地“忙著解構”，那就大錯特錯。我說過，如果誰要想在詩這塊土地上耕耘而又期待有好的收成，那就應腳踏實地，時刻注意著把自己的詩學觀提升到當代的最好水準。

以上，我們簡要講了講意象之美是微型詩寫作首先必須遵循依靠的美學支柱；那麼，排一下座次，我們接著要講的就是暗示之美了。

為了把道理闡述得更明白，這裏，不妨把話說遠些。那就是，我們說心物融會、意象兩契是詩的奇妙世界。這本身就已宣告了詩的基本結構的雙層次性質：內意與外象。不用說，兩者的功能是不一樣的。要之，外象刻畫貴曲尚，貴不隔，貴語語都在目前。而內意寄託則須隱藏，暗示，忌說破，說破便無味。我們平日讀詩，看到的其實是它的“外象”，即有字處。詩的“內意”，則巧妙地隱藏在文字背後，不具有一定鑒賞力的讀者便無法思而得之。李商隱的〈錦瑟〉詩，內意寄託迄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千百年來難住了多少解讀者，即是一例。詩的所以能以有限見無限，技巧秘密在此。

再說，若說詩的技巧的全部秘密即在它的言外意，象外旨，味外味的隱藏，若說詩到妙處，往往雖未言說，而讀者卻又能從即日會心中意會；那麼，這一切，都全賴暗示在幫大忙。

應該說，在這一點上，東西方詩人和論家的看法基本上也是一致的。所以晚清著名美學家劉熙載說：“詞之妙莫妙於以不言言之。”西方象徵派得力幹將馬拉美也說：“說出是破壞，暗示才是創造。”這樣，技巧超群者，往往既能在取象的是否兩相契合上見功夫，更能

在隱藏，亦即暗示的是否到上位上分高低。所謂暗示之美，即在不作直接的說明，而以不言言之為手段，別出心裁地予以提示。

所以，善讀詩者，也往往即目之下，一眼便能讀出詩家語與非詩家語的區別所在。這裏，為檢驗我們眼睛的分辨能力，不妨引一組分行文字來看看。它們是：

不是腿越多的桌子越穩當
——魯行〈桌子〉
越是沒有重量的東西飄浮得越厲害
——章勝利〈隨感〉
磨平了棱角的卵石最不好使
——錢應根〈絮語集〉
它的口號
卻是為了和平
——趙九皋〈戰爭〉
純樸的泉水悄悄地流著
她不知道自己就是大江之源
——劉征〈海濤篇〉
被人推下水
反而有了用武之地
——崔樹勳〈船〉
野草總是認為
莊稼在妨礙它生長
——陸偉然〈野草〉

為節省篇幅，例子就不多舉。一望便知，在這些分行文字裏，還沒有認不到的字，但一個共同的特點是，它們除了自身的意思以外，似乎又別有寄託，分明還指著別的什麼。“磨平了棱角的卵石最不好使”，分明還在指圓滑的人最難對付。“被人推下水／反而有了用武之地”，則顯然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同義語。而“野草總是認為／莊稼在妨礙它生長”，似乎又暗指著強盜也有強盜們的邏輯。等等。於是我們明白：這就是詩，而且應該說還是頭等好詩。在這些文字裏，這自身義以外還指著“別的什麼”，不就是唐司空圖所說的詩的“味外味”與“象外旨”，不就是清袁枚所說的“言外意”和陳廷焯所說的“詩外詩”嗎？所以，若認為寫詩不過是把文字自以為是地作分行書寫，甚至認為現代詩的寫作，更不過是把本來看

得懂的話寫得讓人看不懂，那就叫未得要領，就叫完全亂了套。

有個詩寫作成績還不算差的青年人，曾對我自道其體會，大意是只要有專注的精神，那麼，依據對應論原理和“異質同構”的方法，尋找意象詩的“客觀對應物”，也就是讓意趣尋找到相契合的象還不是太難的事。（參看 2007 年 5 月號《詩刊》載浙江青年詩人胡澄的發言）不用說，若說詩寫作的兩個基本點是“妙語”與“獨創”，那麼，要達到巔峰狀態，前者無疑需要有足夠的靈氣，後者也需要有一定的才氣，那就絕非一朝一夕的功夫，也不是人人都能到達的境界。

不過，前面所舉如桌子、卵石、泉水、船、野草等等，十之八九皆詠物以象徵，即所取之象皆“物象”。那麼，對“直敘其事”的以“事象”把握見長的詩，我們又怎樣認識把握它們的味外味、象外旨呢？還是去請教劉熙載。對此，他在《藝概·賦概》中，也曾用“以言內之實事，寫言外之重旨”十二個字回答這個問題。這裏，“重旨”云云，指的也就是味外味與象外旨。如果不嫌囉嗦，選入選本的凡女的〈情〉與一碗水的〈鑰匙——給一位教師〉可以為例。需要注意的是，詩中敘事，特別是用字極為有限的微型詩的敘事，尤貴高度簡約，切忌婆婆媽媽。凡女在〈情〉中既說“用最薄的紙”“寫最小的字”，最後又說“還是超重”，兩情的深切與纏綿也就不言言之。一碗水的〈給一位教師〉則先是一個比喻：“一柄瘦骨嶙峋的鑰匙”，繼之才說“說不清開了多少鎖／只留下一身錚亮”。這樣，這位生活清貧卻業績不凡的教師的形象也就歷歷在目。所以劉熙載又說賦中敘事往往“兼寓比興”，有時也常常“寓言寫物”。

寫到這裏，還得補充幾句。恕我直言，在中國，在當下，不少詩學問題，還都沒有在理論上進行過認真研究和探討。即這裏不可避免地遇到的意象詩的基本審美特徵問題，也是意見不一。說四個性者有之，說五個性者亦有之，卻唯獨沒有提到這裏突出加以強調的暗示

性。然則，真理是遮掩不了的。就我所知，在中國，在當代，從詩創作角度，第一個對詩與文在語言運用上作嚴格的本質區分的是穆木天。他在 1926 年 3 月號《創造月刊》上發表的〈譚詩——寄沫若的一封信〉中寫道：“詩是要暗示的，詩最忌說明的。”為抵制當時直白無味的詩的氾濫，他更響亮地喊出：“詩是要有大的暗示能。”為此，接著還毫不留情地坦露自己的觀點，說：“中國的新詩的運動，我以為胡適是最大的罪人。”因為當時胡適的“作詩須得如作文”的主張，極大地混淆了“詩是暗示，文是說明”的界限，“那是他的大錯”。認為正是胡氏對詩與文的界限的混淆，使當時詩壇出現了諸如“紅的花／黃的花／多麼好看呀”這樣不倫不類的東西。

前面，我們已對微型詩寫作不可輕易忘記的兩大美學支柱，作了必要的闡述，後面接著要講的兩個誤區問題，一些地方也就點到為止，可以少費點筆墨了。清喬億《劍溪說詩》云：“勿寫無意之景，勿措無味之辭。”這“無意之景”與“無味之辭”即指不見情思寄託的詩。顯然是大大的誤區。我在近年發表的〈論意象思維——新詩創作中一個亟待解決的認識問題〉一文中，也提到詩寫作中常被忽視的兩個“不是”。即詩是更講求內質美的藝術，它既不是生活簡單化的抄錄，也不是事物狀貌的形象化複寫，這與前面喬億所說的“勿寫無意之景，勿措無味之辭”，聰明的讀者一望便知，其實是一個意思。

試想，如果詠大象但云“永遠沒有減肥的打算”。詠山羊也只是“翹起的鬍子並不表明年紀大”。雖還不是詠此物而竟非此物，但也沒有超出對某事物作形象化複寫的範疇，此類絕無深切情思寄託的詩，有什麼詩味可言呢？

俗云：“寧吃鮮桃一口，不食爛李一筐。”須知，詩永遠是以質取勝的藝術。這樣，時刻銘記離誤區遠些，更遠些。對於有志攀登詩技藝之珠穆朗瑪峰的詩人來說，無疑會更好些。

2011 年 1 月 8 日
於山城忘憂樓，時年八十有三

澄澈空明字如新

◎劉春燕

——淺談非馬詩的意境與文字

中國古典詩詞的最高境界，不是辭藻修飾的華麗，也不是無節制的感嘆，更不是故弄玄虛的深奧，而是一種平實自然的真純，它接近於天真的描述，就像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那樣的自然不做作，像李白“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的真切深情，像王維那樣“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的物我兩忘，像蘇軾“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般對時間流逝的悵然。達到這樣的境界，很難。

非馬先生的現代詩，恰有這樣澄澈空明的意境。

他彷彿站在潺潺流淌在山澗小溪裡，流水清澈見底，映著風中搖曳的修竹，映著初發的紅萼，在月光瀰漫的夜，濯洗每一個帶著詩意的文字，這些文字被他小心的展開，在水中輕輕擊打，濺起一串一串珍珠樣的水滴，文字的馨香瀰漫於溪流，緩緩，緩緩流向光照不到的陰影。文字在他的手心兒裡被滌蕩成新的，晾曬在溪水旁未經雕琢的石頭上，帶著溪水冰冷的體溫，散發出黛青色的幽光。

非馬先生的詩境界是豐富多元的，但總體的風格一直不變。我想，這自然與他經受的教育有關，但我想，更重要的是，許是與詩人的性格有關。很久以來，我一直理不清，經歷與人性格的形成到底有多大關係，一位優秀的藝術家，究竟需要經過怎樣的歷練，才能達到心無掛礙、從心所欲的境界。直到今天，它仍然糾結在心頭，讓我無法釋懷。當我用月餘的時間，慢慢讀完這本花城出版的《非馬藝術世界》的時候，頓覺胸懷豁然開朗。

我們已經很難想像，在上個世紀那個年代去國離家的人，在心底裡烙印下了怎樣的悲哀。正是這樣的曲折經歷，塑造了非馬的命運與性格。他的詩，宜於夜讀，尤其是有月的夜晚，茶香裊裊，

你會從他的詩裡看到，睿智裡透出柔情，柔情裡透出熱愛，熱愛裡透出幽默，幽默裡透出悲哀。讀非馬先生的詩，就像欣賞一場人間的悲喜劇，你會覺得五味雜陳，在清新如洗的文字裡，你會看到黛青色的字跡上晶亮的水珠折射出的世界，美麗的世界、蕪雜的世界，荒涼的世界。讓你無法不愛。

那些為了愛情而作的詩，透露出非馬永遠的柔情。〈晨霧〉，〈落花〉，〈秋窗〉，〈吻〉。這些看似平淡不含情感的文字，自自然然的創造了一種清新如洗的情緒，它們明朗，清澈，俏皮。在〈晨霧〉中，他這樣寫道：

頻頻呵氣
頻頻用思念的絨布
揩拭幾乎遺忘了的
一雙美麗的大眼睛

直到它們
平滑得停不住一滴淚水
直到它們
晶亮得鏗鏘迸出
一串爽朗的笑
直到它們
深邃如蔚藍的湖泊
容納一個流浪的水波
無邊無際的夢

其實，詩人頻頻揩拭的，哪裡是妻的眼睛，他以這樣抒情明亮的筆調，揩拭自己的心，讓自己在結婚 15 年之後，從妻的美麗的大眼睛裡，找到自己的夢。詩人以“流浪的水波”自況，用“思念的絨布”“揩拭”心靈，重新發現妻的美，發現妻“爽朗的笑”，眼中“深邃蔚藍的湖泊”裡，照見了自己那個潔淨清麗的無邊無際的夢，這些歡樂是流水潺潺的滌蕩，文字在這樣的柔波裡也染上夢色。

許多人喜歡非馬先生的愛情詩，〈秋窗〉已成經典。要重新詮釋它並不容

易。在秋窗與妻子相互疊影的空間裡，人與景，以一種獨特的方式融合了一一在詩人的眼睛裡，秋窗裡落盡鉛華的風景，秋窗裡妻子淡雲薄施的風韻，都將那種天然去雕飾的純真瞬間凝結。凝結成詩，凝結成畫，凝結為愛。這意境是古典的美，不加修飾，卻天然可愛。

《詩經》裡說，“詩言志”，說詩要表現作者的胸懷志向，劉勰在《文心雕龍》裡說，詩緣情而綺靡，說詩來自人的內心情感而呈現出綺麗的表象。其實，幾乎所有的詩，皆是二者的合一，唯一不同的是，趨向不同而已。

詩人往往是這個世界最敏感的人，他們最易於感知生命裡的幸福與悲哀，放下自己，他們更加關注世界。非馬先生這一類的詩，將自己的感情深沉的隱藏在文字裡，讓溪水流淌過文字的身體，自己的身體，慢慢降溫，初讀的時候，你似乎被他的切入點欺騙了，但細細讀下去，你會感到渾身冰冷，甚至不禁打個寒戰。那麼，你算體會到他文字的冷了。他的文字有溫度，他的表達方式也就因此顯得特立獨行。許多人深愛他的抒情詩，我卻更喜歡偶然在《非馬藝術世界》中翻到的一首小詩〈非洲小孩〉，那首看過後讓你感覺冰冷的詩：

一個大得出奇的
胃
日日夜夜
在他鼓起的腹內
蠕吸著

吸走了
猶未綻開的笑容
吸走了
滋潤母親心靈的淚水
吸走了
乾皺皮下僅有的一點點肉
終於吸起
他眼睛的漠然
以及張開的嘴裡
我們以為無聲
其實是超音域的
一個慘絕人寰的呼叫

喜歡這首詩，並非我有什麼獨特的癖好，更多的原因，是我深深佩服詩人非馬，用這樣冰冷透骨的文字，將非洲小孩嚴酷的生存狀態，年幼的孩子喪失生存權的悲哀，深深雕鏤，刀斧的聲音，鏗然響徹曠野直達天際。我曾經將這首詩讀給三年級的小孩聽，他們竟然真的懂得裡面傳達的情感。

非馬先生的詩，形式上屬於西方的現代詩，凝練，洞達，簡潔，添一字嫌多，減一字嫌少，極為凝練的文字極富現代詩意。再細細揣摩文字與文字之間的距離，你便會發現，裡面天然有一種中國詩的明澈，澄空。這不僅僅表現在詩字數的少上，更深的意味蘊藏在字與字之間形成的距離感上。他的詩，會禮貌的將你推遠些，讓你自己找到一個適當的距離與角度，觀看、思索、並用眼睛擁抱她獨具的風韻，但你不得用手觸碰，不得接近，不得將她的美侵犯。高山巍峨雲飛霧裊，山底下卻緩緩穿過一條隱秘的河流，我們看不見，卻可以聽見流水輕叩山石琴鳴。我深深相信，這是漢文字最具魅力之所在——一言有盡而意無窮。

在非馬先生的詩中，常常先以平實的角度看望前方，卻在一個不經意的轉角，聽到無聲的嘆息，來自世界也是來自詩人內心的深深嘆息。

作家格蘭娜·豪樂威在〈《秋窗》序〉中這樣盛讚非馬的詩——這位從中國優美簡潔的傳統裡走出來的多層次的抒情名家，吸取了美國的自然力與風韻，使他的技巧更登峰造極。他的幽默、洞達及溫柔是世界性的；他對這些豐富材料的控制熟練而自如。就像格蘭娜·豪樂威盛讚的那樣，非馬的詩，從傳統意義上來說，是繼承了白居易的簡潔明瞭，但是簡潔明瞭的背後，是詩的無窮意蘊。在他的詩中，你會看到一位心懷悲憫的智者，懷著深摯的熱愛，將溫柔的面孔藏在冷峻的詩行間，以冰凌的微光，投射出內心的溫暖。他的返鄉組曲之四〈重逢〉將許多無法說出的辛酸，以最簡潔的表象呈現在你面前，讓你不禁

熱淚盈眶：

深怕沖淡了重逢的歡樂
親友們彼此提醒
“過去的就讓它們過去吧！”
然後別過頭去
偷偷揩掉
到了眼角的淚水
然後在臉上
用力撐開
一張皺摺的笑容
像撐開
久置不用的一把陽傘

那種重逢之後的鄉愁，無法釋懷的熱淚，在文字的帳篷下靜悄悄的瀰漫，每個字都那麼直接就把你置入那個重逢的場景，見證那無法訴說的人生悲歡，你的眼眶也會被溫熱的淚水弄濕，心也激盪起來了。在淚水的轉角，是強撐起來的歡笑，在文字的轉角，是愛，與無限的哀愁。在〈羅湖車站〉中體現的這個悲哀，就更加深切了。

在《非馬藝術世界》裡，編者唐玲玲、周偉民這樣說道：非馬幾十年如一日專心從事寫作翻譯，繪畫及雕塑藝術創作，參加海內外藝術活動，出版詩集，開畫展，參加新詩朗誦會，製作網絡網頁“非馬藝術世界”展出中英文詩作，藝術作品及資料。……非馬和之群，熱誠地接待四方賓客，每個春、夏、秋、冬送別了多少藝術界閃爍的群星。可見，他對待朋友是多麼的真誠可靠，贏得了多少詩人的熱愛。

非馬用自己生命的軌跡在地球上劃出漂亮的音符，它們時或大河奔流高昂激越，時或竹林小溪婉轉幽咽，時如行雲聚散於深谷，時若明星璀璨於夜空，凡他所過之處，皆詩跡留痕。他的詩猶如沉靜永恆的星空，任星移斗轉，卻依然是永恆的藍色。他的文字，是他從蔚藍色的天空上拋落的星辰，在滑過大氣層的剎那，燦爛綻放，如花永恆。

2011.1.27 於京東龍吟閣

回歸安寧：對 生命體驗的頓 悟與剖析？

——心水的《三月騷動》
◎李國七

開始認識心水，不是因為他的詩，而是他的兩部長篇小說《沉城驚夢》(1988)、《怒海驚魂》(1994)。後來，在報章上陸陸續續看到他的散文、雜文、詩等。從通過文字交往衍生的嚮往，然後，終於有機會與文字背後的人面對面。

更後來，陸陸續續看到他的詩集《溫柔》(1992)、散文集《我用寫作驅魔》(1995)、微型小說《養螞蟻的女人》(1997)、《溫柔的春風》(2000)等。他讓我仰慕並且敬畏的，不止是他多產的堅持與執著，而是他的手，寫的就是他的生命版圖，一路走來的點點滴滴。一些是眼睛攝下的風景，另一些是心靈捕捉的感慨與感觸，組成他豐富的靈感湧泉。

早期“投奔怒海”為未來的未知數的忐忑不安，他的文字是情感的發洩與吐訴，行文在跳躍、奔放、直接而張揚。而通過《三月騷動》，詩人仍然是詩人，不過，字行裏體現的，卻是另一種境界。從輯一的“山水”、輯二的“歲月”、輯三的“親情”、輯四的“花鳥”、輯五的“時事”、輯六的“紅塵”、輯七的“漢俳”，一直到輯八的“江湖”，主題與內容雖然多樣化，不過，細讀詩句，感覺每一行文字，都是沉靜而安詳的聲音。若是以英文來形容，就是 a silence voice。心水似乎在應用他的第三隻眼吸取生命中燦爛、不平或瑰麗的顏色，通過文字的組成，沉靜安詳的訴說他的體驗。

第一輯“山水”，主要是在記錄一幅旅遊的風景畫。若說是旅程的備忘錄，心水錄下的，已經不只是景，而是心。比如〈小城徘徊〉帖二 Tooradin 裏邊，從前兩句“妖魔似的藍誘惑招手／海洋呼聲遙遙傳至／相距咫尺，在靜靜沉睡的長街／難覓港灣姿影”，轉向最後兩句“荒涼和孤獨湧襲／匆匆讓

逃亡的感覺照進望後鏡”，我看到了景與感覺的對比與對峙。這種不管有心或無意經營的效果，體現出來的，就是詩人無限的想像力與情感的細膩，一種在美麗中帶出的不經意哀傷感，類似一種 melan-choly 的境界。

這一輯，從澳洲到臺北，人文空間跨越中西文化，旅途中的景物與人文自然也各有特徵與特性。唯一不變的，大概就是詩人善感而細膩的心。

進入第二輯的“歲月”，我看到在流淌時間河流裏的深刻頓悟與感受。每一幅不同季節的面容，詩人都有不同的感觸與感想。當中，秋是詩人最愛採用的季節場景。雖然用“三月騷動”，但，穿插著秋的強烈顏色感，比如詩裏：“焦黃乾枯彎曲弓背的一片楓葉／孤獨陳屍圖書館前／我驟然踩踏，三月初秋的第一聲驚呼，響自腳底呻吟／竟是生命最後吶喊”，寫的是秋色，不過，卻結合了生命在時間流逝中企圖挽回一些殘存生命力的堅持與掙扎。就像我早前說的，儘管如此，字行裏流露出來的，還是一種沉靜的聲音。

此外，〈深秋感懷〉也好，〈秋之舞〉也罷，表示出來的，全是一系列人在時間與季節當中流竄的了悟與了然。

第三輯“親情”裏邊，從〈疊翁喜樂〉、〈幸福的天使〉、〈離愁〉等詩裏頭，我看到的不捨、哀愁等情緒，負面只是表象，更深一層去看，其實是幸福的完整版圖。這種組成人類社會最基礎的本色，本來就是不管是不滿、哀傷、哀愁等情緒到了最後，顯示出來的，還是血濃於水的厚重親情。

細讀心水這一輯裏的詩，我感受到的，更多是溫馨與溫暖，那種只有回歸傳統、回歸人類本質傳承親情才有的圓滿畫面。比如〈眼色〉裏的“人生的許多無奈／過早的已在你心中瀰漫／離去時你的眼色／總像忽襲而至的驟雨／意外的將我一身淋濕／你依依眼色讓我牽腸掛肚／還在途中經已對你思念細細計算幾天才能再見”，記錄了親情牽扯出來的、歡愉中帶著淡淡哀慟的情感。現代社會中的諸多無奈，作為長輩的或小輩的，真的能夠打破隔膜，拉近那道因為

討生活需要而必須建立起來的鴻溝嗎？看這首詩，我在看，年輕的小孩可能不會理解，但，擁有了子女，子女長大再繁衍下一代的爺爺奶奶輩，一定有同感。

這一輯，還有比如〈仲冬祭慈母〉、〈母親的微笑〉等詩，寫的，也是親情。不過，從一個爺爺或者父親的身份，轉換成了兒子。看了這些詩，我在想，人，對上一輩最有感覺，並且懂得感恩、感激的時刻，應該是為人父、為人爺的時刻了。在生命的漫長旅途中，也最有當我們近乎完成一個圓圈 make a full cycle，我才會深深體會到親情的奧秘與奧妙。

第四輯的“花鳥”，說的是花鳥，但，也何嘗不能說是生活的頓悟與感觸呢？比如〈鳥之眼〉中的“是你小小的眼睛／盈溢那點點滴滴恐懼／讓我憂傷而驚慌失措……／面對你脆弱生命在冬夜裡／掙扎／我徬徨的心被抽打／輕輕抱你遠離冷冰草地／忍不住細心讀你”。對大自然、對弱者、對不幸遭遇者的不平與憐憫，那是詩人憨厚並且易感的心呀！

在輯五“時事”裏，詩人的視野從個人、身邊微小的動植物，開始轉向世事。比如〈科索沃危機〉裏邊的“沖天紅光不是節日煙花／悶雷聲由遠而近，驚醒／熟睡中的孩子們／母親罩著烏雲的臉惶恐如黑夜”以及“破鞋隊伍越嶺穿山／難民們扶老將雛，默默趕路／逃向前方，拋棄棄園／國仇家恨串成淚珠滾落……”，詩人打開了他的第三隻眼，從電視看到更寬大的人類命運的考驗與煎熬。只是，在看這一幕的同時，詩人是否也聯想到他之前的命運呢？

輯五“時事”裏，還有〈九一一事件〉、〈阿富汗難民〉、〈祝融〉、〈海嘯浩劫〉等，寫的都是天災人禍，人類生存歷史必須面對的調整與考驗。裏面，有詩人對這個地球的期望與祈禱，也帶出了詩人沒有離開世事的入世心態與感官觸覺。

輯六的“紅塵”，詩人又來一個大轉身，〈鐘聲〉裏形容“地球已被六十億的蒼生／壓到不勝負荷／凡塵最猙獰的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聯繫：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最貪婪的／最最殘酷無情的／竟是這堆自命萬物之靈的人”，再次體現詩人對環保、對地球的關心與關懷。

輯七的“漢俳”，可以說是詩人在形式方面的試驗。在我看來，形式其實是次要，一貫的，我還是比較欣賞詩人的內容與題材。〈元極舞〉也好，〈漢俳六帖〉，體現出了詩人的文化底蘊與歷史方面的認識。我個人是喜歡詩人的斷句，短短的句子，似乎欲說還休，留下無限的想像空間。

輯八的“江湖”，寫的是詩人對武文化的看法與另類詮釋。比如〈挑戰〉裏的“但見人影斷線紙鷂般凌空撲倒／蜻蜓派無影腳神功／一代宗師甘大師父黯然落敗／從此在江湖消聲匿跡”，〈杜醉俠〉裏的“當代大俠彬彬君子／儒雅謙恭／無人知曉／千杯不醉仗義行吟的詩人／竟是赫赫有名的杜醉俠”，詩人的古代武俠裏，已經加入了現代元素。

在我看來，這本《三月騷動》詩集，已經不止是三月的騷動，而是詩人走入這個年齡段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我只能希望，當我邁入與詩人同等的年齡線，與詩人一樣，可以繼續用沉靜而安詳的聲音。

2010-10-22 到 2010-12-22 深圳、上海、蘭州、成都、北京等，人在路上。

——讀越南詩人陳國正詩集《夢的碎片》

詩創作就是探尋和發現事物秘密的過程，按王國維的界定即為：看出事物的“另一種風貌”（王國維《人間詞話》）——詩意風貌。“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杜甫詩），這就是杜甫在創作狀態下看出的“花”與“鳥”的另一種詩意風貌，其實作為客觀外物的花不會“濺淚”，鳥也不會“驚心”，這就是詩意創造。這種詩素質既依賴天賦，更需要後天的直接間接文學知識積累、經驗積累、情感積累與直接創作實踐等多種有益元素的培養和澆灌。“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陸機語），這個“籠”“挫”的過程，的確是需要功夫的。通讀越南老詩人陳國正先生的詩集《夢的碎片》，感到他對外物風貌的重新打造功夫相當了得。

甘心
任風搖曳
為貪圖一時安逸
居然彎腰躬身
再無心
向上

（見《夢的碎片》10頁，〈垂柳〉）

這就是對“垂柳”的重新打造，是一種高度社會化的新型理解。徐志摩曾在〈再別康橋〉中把垂柳看成“夕陽中的新娘”，他那可能是發現垂下的柳條很像女人的頭髮以及婀娜多姿之故吧？那的確是王國維式“另一種風貌”中的一種，但並非是唯一的一種，它的詩意創造空間還是相當大的，這不陳國正先生看出的就不是“新娘”，而是一個隨風漂流“貪圖一時安逸”“再無心向上”的落後社會個體形象了！在這裡，詩人追求的基本是形似、神似，發現了其中特殊的社會內涵。其實垂柳下垂是極為正常的植物生理現象，但只表“垂柳下垂”那僅是一般陳述，不是美學創造，那是物理學家、植物學家的事情，不是詩人了！這種風貌秘密的自覺發現與創

造，這本詩集中比比皆是，實在是令人叫好。

有的是好幾個“風貌”的組合，如〈街燈〉（21頁）：

（一）
黑夜籠罩
才睜開眼看著牛鬼蛇神
哼歌躍舞

這是把“燈”看成了眼睛，白天不亮，就像眼睛閉著，比較平和，但黑暗一降臨，它就睜開眼睛對抗，看著“牛鬼蛇神”們“哼歌躍舞”憤憤不平。接下去的就是戰鬥了

（二）
值夜每個風寒露冷
一拳
只想把罪惡粉碎

“街燈”由上面（一）的“眼睛”，到這裡變成“拳頭”了，有了力量感，揮拳打黑夜的“罪惡”，並要打得“粉碎”，成了威武、打抱不平的壯士！審美意蘊更上了一個新階。但還沒有完，

（三）
一心只為服務
從不問賄賂
雖然一直站成
瘦骨嶙峋

這又延展為“清廉”形象了。這三種風貌都是正面形象，其內在聯繫和邏輯是明顯的，由“怒目”到“戰鬥”到“清廉”是可以統一到一個“角色”身上的，這種聯想演繹似乎還比較順暢。但對一個特定外物進行相反透視塑造就比較有難度，尤其在了一本詩集空間內，因為方向相反，思維上就可能發生碰撞，但更見打造功夫。

《夢的碎片》中也有不少。如〈浪花〉：

奔湧

只為一個亮點
豁出性命

（同上32頁，〈浪花〉）這是一個英雄形象，正面形象，僅為了自己的一個崇高的理想目標，“豁出性命”，可敬可佩。

153頁的〈浪〉就不同：

浪來浪去
浪爬
分明想掀風翻滾
拔
高
位
置

這審美傾向“分明”是貶義的，是努力上爬，上躡下跳的形象，雖然還上不到批判的高度，但主體本人起碼是不欣賞的。與上面《浪花》對英雄的歌頌審美意蘊是不一樣的。

像此種打造，突出的還有：“今夜是我回家的提燈”的〈月〉；“左顧右盼”的〈照相機〉；“懶得修煉的一群苦行僧”的〈秋葉〉；“足可致命的重型武器”的〈嘴〉；“夜又坐扁了”的〈坐扁的夜〉等等。

這是《夢的碎片》此本詩集最感動我們的部分，“作品若不感動人，就離開了藝術的真正目的。”（福樓拜，《包法利夫人》），《夢的碎片》極好地實現了詩藝術的目的，令我們深受多方面的教益啟迪。

值得我們多向度的繼續探討的還有〈中國巡禮〉、〈歐洲六國行〉等，我在大陸向身居越南的陳國正先生表示由衷的祝賀和崇敬。另外，附錄的一篇〈歐洲體驗〉更是陳先生到“挪威、荷蘭、德國、比利時、盧森堡、法國”六國的詩意延伸的具體記錄，場面宏大，時間長，那種別樣的美韻更是我們應該慢慢消化享受的了。

2011.3.3 18:29 山東

鄧肯 (Robert Edward Duncan, 1919-1988) 是黑山派詩人領導群中的第二號人物，出生於美國加州舊金山附近的奧克蘭城，嬰兒時被西姆斯家收養，年幼時就學不到兩年，就因追求同性戀男子的漫遊癖而退學，後與畫家杰西·柯林斯結為終身秘密伴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參軍，服務時間不長，即以精神病為托辭而退伍。之後在紐約城混了多年，曾加入作家米勒 (Henry Miller) 和妮納 (Anais Nin) 的社交圈子，為了便於生活與一女子結了婚，並考入了加大作研究生。

鄧肯在幸運的 1947 年中遇到黑山派的領袖奧克森 (Olson) 時，馬上就得到奧的稱讚：“背著愛神厄洛斯 (Eros) 和樂神俄耳甫斯 (Orpheus) 式的翅膀的詩人！”奧氏並推薦他執教於黑山學院。

從此，鄧肯便接受了奧氏的“影射詩”和“開放詩”的實踐。鄧氏早就與雷克羅思、費爾林蓋蒂與金斯堡站在同一方，他受的影響來自 H. D. 勞倫斯、史蒂文斯、龐德、威廉斯、卡明思、莫爾、斯泰因、音樂家斯特拉文斯基、畫家畢加索、克里利、萊維托夫及喬伊斯等人的作品，與他的創作是並相聯繫的！

在鄧氏的宗教意識到在感情和信仰世界的失望、恐怖、興奮與和平等等常常連接不斷，瞬息即變常是他的憂慮之根源。表露在他的作品內，如：〈空闊的原野〉 (The Opening of the Field, 1960)、〈根與枝〉 (1964)、〈彎弓〉 (1968)、〈天堂與地球村〉 (Heavenly City and Earthly City, 1947) 皆是受了布萊瓦斯夫人提倡的通神論 (Blavatsky's Theosophy)、諾斯替思想及新柏拉圖主義的影響，探索自然界裡詩創造的 Mysticism 神秘精神。

鄧肯的畫家朋友柯林斯常為他的作品設計圖案，也給了他的啟發。例如音韻的結構：

何為韻結構？我說道。

披著獅皮的使者吼道：為什麼人從稀薄的空氣裡縮回他的歌？他把他的孩子帶到空闊的原野。他可害怕美好的衝動？

我身披獅皮吼出偉大的元音，聽到令人驚訝的元音模式。

沒有假裝的獅子說：用歌兒迷住野獸的他用的是假話。在最富人性的語言範圍之內才是悅耳的音樂。

何為韻結構？我問道。

在相似與非相似的絕對音階上確立了現實世界裡音樂的韻律。

在黃道帶的獅答道：

實際轉動的星星是現實世界裡的音樂。這是天體的音樂含意。

(南京大學張子清譯)

詩人企圖在上述詩作中探討詩的結構與現實之間的關係，企圖在他作詩時找出詩句的神秘特性。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他的電影似的開放型投射詩是何等模樣。

〈通道〉 (Passages) 是探索創作的精神。通過鄧肯的見解是放映似的投射 (projection)，無止境地向著未知。他的作品往往是寫給其不安的自我，基本上是玄之又玄的精神分析的禮物：

最漂亮！開紅花的桉樹，
野草莓，紫杉樹

是他……

你將微笑，把我抱在你手臂裡
倫敦的景象對我離鄉背井的眼睛來說
如同天堂對新來的靈魂

來函照登

銘華兄：

頃接新一期《新大陸詩刊》(122期)，已通冊詳讀，謝謝。

閣下在卷末所發表的“編輯筆記”裡，談到所謂組詩及前言、後記的看法，頗與我的理念一致。

這其實也跟作品的內容是否空洞，表現是否庸俗有密切關係。喋喋不休的附註，不是說不清楚，就是根本沒有實質內容；加上拙劣、俗不可耐的敘述手法，不令人望而生畏，難矣。

一首詩就是一個獨立的存在，任何不恰當的擦脂抹粉對作品本身，不但沒有加分作用，往往還落入貽笑大方，讓人不敢恭維的下場。

再者，有許多作者甚至還未跨進組詩的門檻，不識組詩為何物呢！“組詩”在某種程度上，已達泛濫成災的情形，大量未經嚴格“品質管制”的作品，排山倒海而來，這樣的疲勞轟炸，對詩壇而言，是製造了大批不可回收的垃圾，而對愛詩的讀者來說，更是個悲劇。

保持連繫，握手

張堃

如果他是真理
我愿住在他的幻象裡

他的雙手開啟我男子軀體的胸膛
(南京大學張子清譯)

猶如尼采的著作，往往放在宇宙式的尺度上，往往涉及色情文學，在〈惡夢〉 (An Incubus) 內：“I ... seize upon my own cock, hot with blood / Love, love, the demon sight / Fitting his unflesh to my hunger”。

鄧肯的詩作雖然是反戰和反資本主義的，但是有其朦朧方面；他要寫調和的主題，但是往往變為混亂。像龐德一樣，好教誨和激勵讀者性格。他們在使用意象方面的天才是無可否認的。

編輯筆記

上期編輯筆記討論了一首詩的完整和獨立性，並談到有“捨”才有“得”，以及註釋、前言、後語多數時候只能產生將讀者的讀詩趣味降低或完全喪失的效果。引來了詩人張堃的回應，因此本期特將其來函刊出，也有必要再多談談這個問題。張函提出“……喋喋不休的附註，不是說不清楚，就是根本沒有實質內容……”，其實就算說得清楚，亦於“詩”無補，不過若只就一些比較冷僻典故或辭彙來加註當無大礙；而就算有實質內容，也只屬於前言後記那另一種文本的成功，於詩無關，甚至由於後者的出色，更顯出前者之拙劣，這無心之得在文壇上不乏前例，可畢竟仍是“非詩”。詩人成詩之餘，於同一題材果真意猶未盡，大可另作文章，何苦為蛇添足？試想一想，王維先生如果在〈九月九日憶山東弟兄〉一詩的前言或後記中註明自己當時十七歲，獨自離家在外，如何想家？弟兄幾人？名字別號為何？茱萸何物？九月九日何日？何事登高……就算不令讀詩的我們大倒胃口，也會厭煩不已。其理淺顯，詩人豈能不明？或正如張函所指，只因內容空洞、庸俗，又不能捨棄，欲借此遮掩？

本刊歡迎世界各地詩人來稿，也並不特別著意一稿兩投，蓋因好詩不妨多加傳揚，而各地讀者不同，讓多些人讀到好詩正是刊物的期望。但由於網絡傳播速度過快，紙刊資源珍貴，請大家不要將已在網上張貼過的作品寄來。

我們歡迎詩友們代組世界各地有特色的詩輯，增加交流，有意者請先來信與編輯部聯繫。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並有出版廿年來的每一期電子版供讀者免費下載。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發表意見。

由於美國郵費暴漲、本刊經費短絀，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將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該期的電子版。至於美國國內及加拿大的贈閱則照舊例贈送有作品發表的該期刊物一冊，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

詩訊

現居多倫多的越華詩人柳青青於三月中旬來到洛城參加會議，期間和詩友們相聚，並將他剛在越南出版的個人詩集《小雨》贈送給大家。

洛杉磯文友間的一個讀書會在三月中的一個週日下午討論了詩人王露秋和陳銘華的詩作。

詩人施璋“心與靈——施璋靈性詩畫首展”將於4月21-23日在洛杉磯偉博文化中心舉辦。

中國姜堰將於4月22至24日舉辦“溱湖飛歌——溱潼國際詩人筆會”，以“現實和物質的超越——詩歌與溱潼民俗文化的重構”為主題邀請世界各地詩人參加。

詩人羅青秘藏畫展：小品大境界於4月2-17日在台北99'藝術中心展出。開幕酒會訂於4月2日下午3時。

詩人伊沙在網易微博 <http://t.163.com/1339279689>，續寫《世紀詩典》，名為《新世紀詩典》。將於今年4月5日，即“四五運動”紀念日推出第一期。

《海岸線》現代詩報徵稿，郵 hax1105@yeah.net 或寄 528467 廣東中山坦洲鎮 68 號州際新天雅典苑 10 幢 504。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弦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 迪	已出版	\$1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一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